

芷園素社痰瘧疏方

錢塘盧之頤子繇父疏

計錄方三十八則，聊備因證之常。其變乘氣運，先賢未經詮則。又何敢妄參，或藉此化而裁之。則海內諸方，多堪擇用。誠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焉耳。至於揀選藥石，從上古人，不惟審方域，辨氣候，必審司歲孕生之物，以備一紀之需，恐失所精專，難以待從逆反佐。遂苦欲補瀉也。但世苦綿力，七年之病，猶難二年之艾。況品物咸具者乎。是以雷公精參灼灸，以補不逮。設併棄置勿遵，更或良楛不侔，直欲制梃而撻堅利，烏乎可。

瘧主方

諸方乃兩已從古方裁減，或三之二，或五之四。設更欲增損，須諒因證之微甚，以為去就。然方大病易除，方小病難已也。

白虎青龍各半湯

芫胡 取銀州者去鬚及頭，用銀刀削去黃薄皮，少許粗布拭淨，剉細，勿令犯火。七錢。升麻 不經雨陽者，形色翠碧，削去皮，用黃精汁浸一宿，暴乾，剉蒸，再暴三錢。葛根 取潔白肥嫩者，用雲水或秋露潤透，羌活 去頭，細剉，以淫羊藿汁切片，陰乾。九錢。羌活 去頭，細剉，以淫羊藿汁。防風 勿用，又頭，又尾者，又頭，令人發狂，又尾，發人。甘草 取黃

中通理者去頭尾尖處各四五寸僅取中節切作寸許長
入磁器中好酒浸蒸從巳至午取出暴乾劉細七錢五分知母槐砧上劉細乾木白梓搗石膏取潔白
者研極細用甘草水飛三遍

澄清去水曬乾再研三兩 桃仁 去皮同白朮烏豆置磁器中煮三伏時取紅花 粟米泔浸片刻取出
蒿拌覆一宿曬 豬苓 銅刀削去黑皮切作薄片用東流水浸一宿取出劉細以菱鯉甲 取近尾甲好酒
乾三錢五分 升麻葉對拌蒸一日去葉暴乾如無葉即升麻亦可九錢魚鯉甲 浸一日擇高潔

地上掘一土穴用炭火燒赤置甲於穴內以淨瓦覆之瓦上實土勿汙米一合 右十三味以水三升
令氣泄俟冷取出研碎另掘一土穴埋甲過宿次早取用五錢五分分米淘淨

五合先煮秬米減半升去秬米同諸藥煮取升半去滓分三服露置星月下高潔處橫刀其上寅卯時
取初服再煮數沸俟病者睡熟推醒服服畢莫共人語覆蓋取微似汗二服未發前半時許服服畢溫

覆勿使寒慄大作熱亦漸減三服發後半時許服服畢再半時許方飲熱粥飲盡許以充營衛勿食他
物損傷藥力也

痰轉方 主方 同瘧

葶竹蠔蛸湯

葶竹葉 取向東枝葉摘去蟲蝕及有蟲 海蠔蛸 取潔白輕脆重有統如通草者用血漬作水浸之併
卵穢跡者東流水洗淨三兩 煮一伏時取出搗一土穴燒通紅色入蠔蛸在內經宿

取出研作常山 連根苗收採者良臨用時去苗以甘草劉碎用東流水潤濕同拌蒸半炷 末米 三百粒
粗末五錢 香勿令氣泄俟冷去甘草暴乾再用好酒潤一宿取出暴乾熬搗七錢 米 淘洗

石膏 三兩 修事 右五味以水三升置銅器中浸露星月下高潔處橫刀其上黎明取藥於病者臥榻
同瘧主方

同瘧主方

同瘧主方

同瘧主方

同瘧主方

同瘧主方

之側緩火煎取升半分溫三服清旦一服未發前食頃一服臨發一服三服訖靜室中溫覆臥當一日勿澡洗併用藥汁塗手足心及心胸頭面滓亦置枕畔令聞藥臭過時不發乃澡洗進食

太陽二方

桂枝薤胡各半湯

桂枝去皮勿令芍藥去黃赤皮一層用蜜水拌蒸大棗取肥大者生薑切片薤胡九錢修事黃芩

犯火三錢三次暴三次焙乾劉碎五錢四枚連核劈開七錢同瘡主方黃芩

取中腐心黑者佳用臘水或梅水浸半夏每兩用白芥子末七錢醱醋四兩攪濁數千下將

一宿取出蒸半炷香暴乾劉用七錢半夏投中洗五七遍再用水漂三遍暴乾劉碎七錢人參熟

大青龍湯

於飯上蒸透劉碎生參去蘆水浸過甘草去頭尾尖處各三寸切片五寸長好酒浸一

宿飯上蒸三次暴三次劉碎五錢甘草宿柳火上緩緩炙表裏皆燥爲度劉碎六錢右九味以水

三升五合煮取升半分溫三服未發已發發後各一服服法禁忌法同瘡主方

陽明三方

麻黃取色青黃中心空赤桂枝去皮三錢五分甘草修事同桂枝柴杏仁湯潤去皮尖以烏豆白火石各等分

桂枝一白虎二湯

桂枝 去皮三分 芍藥 修事同桂枝柴胡各半湯六錢 生薑 切七錢 大棗 四枚 枳米 一合 甘草 修事同桂枝柴胡各半湯七錢五分 石膏 修事同

二兩 知母 修事同 瘧主 方七錢五分 右八味以水三升五合先煮秬米減半升去秬米納諸藥煮取升二合分温

二服未發臨發各一眼

鼈甲煎丸

鼈甲 取綠色九肋者東流水洗去甲外黑皮烏扇 卽射干用米泔浸一宿取出以薑竹葉同東流 黃芩 甲裏皮膜柳火上緩緩炙令黃色三兩 烏扇 水煮之從午至亥待冷去葉暴乾七錢五分

修事同桂枝柴胡 芫胡 修事同 瘧主 鼠婦 柳火上置一新瓦熬 乾薑 市肆者非暴乾卽陰乾其力微其 各半湯七錢五分 芫胡 方一兩五錢 鼠婦 令黃色七錢五分 乾薑 氣濁不堪入藥其法用東流水淹 三日去皮置流水中漂六日更刮去皮然後暴乾置瓷缸 芍藥 刮去皮一層先用蜜水潤透再用 大黃 中藥三日乃成其氣清其力勝爲效彌速也七錢五分

取文如水紋斑而緊重者剉片蒸之從已至未暴乾又灑臘水蒸之從未至亥凡 桂枝 去皮七錢 蔥 同 七遍暴乾却灑淡蜜水再蒸一伏時形如烏膏樣乃暴乾入藥一兩二錢五分 厚朴 取紫赤辛烈者刮去黃穢粗皮每一兩 米合置燠上焙令米熟 石葦 去黃毛極淨否則射人肺令 厚朴 用生薑自然汗五錢塗炙令盡七錢五 去米搗碎三錢五分 石葦 作欸逆難療也七錢五分

分 牡丹 銅刀去心好酒拌蒸從已 瞿麥 只用萼殼勿用莖葉設同用令人氣噎及小便不 至未暴乾一兩二錢五分 瞿麥 禁也修事用苦竹瀝浸一伏時取出暴乾五錢 紫威 好酒潤 七錢五分 夏 用白芥子末入醋醃中頻攪令勻投半 人參 飯上蒸熟 柳火上置瓦熬令黃 阿膠 先以 五分 夏 洗去涎再以水漂暴乾三錢五分 人參 三錢五分 鹿 色一兩二錢五分 阿膠 豬脂 浸一宿取出柳木火上 蜂窠 用鴉豆同拌蒸之從已至 赤硝 卽硝石言赤桂者膠矣用東流水煎三 炙 未取出焙乾研細一兩 赤硝 卽硝石言赤桂者膠矣用東流水煎三 炙 香傾盆中候凝結盆底取用三兩

炙燥研細七錢五分 蜂窠 未取出焙乾研細一兩 赤硝 卽硝石言赤桂者膠矣用東流水煎三 炙 香傾盆中候凝結盆底取用三兩

赤燥研細七錢五分 蜂窠 未取出焙乾研細一兩 赤硝 卽硝石言赤桂者膠矣用東流水煎三 炙 香傾盆中候凝結盆底取用三兩

赤燥研細七錢五分 蜂窠 未取出焙乾研細一兩 赤硝 卽硝石言赤桂者膠矣用東流水煎三 炙 香傾盆中候凝結盆底取用三兩

赤燥研細七錢五分 蜂窠 未取出焙乾研細一兩 赤硝 卽硝石言赤桂者膠矣用東流水煎三 炙 香傾盆中候凝結盆底取用三兩

煨蒸一炷香焙乾去頭足再於柳桃仁湯潤去皮同烏豆白火石煮令
木火上隔瓦炙黃色一兩五錢中心黃金色為度暴乾五錢 右二十三味除鼈甲及另研

末外者諸藥共作細末取鍛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於酒內候酒盡一半即
用細布絞去灰

著鼈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再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丸漸增至二十一

丸

調胃承氣湯

大黃去皮清酒洗潤 甘草去頭尾尖處切作五寸長少用酒 芒硝東流水煎數百沸去膠傾 右三
一宿暴乾二兩潤柳火上炙令黃色 剉碎一兩盆中俟凝結盆底取用四兩

味以水二升煮取大黃甘草八合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溫服之

少陽一方

小薤胡湯

薤胡去頭蘆削去黃薄皮少 黃芩取中空者用東流水潤透 人參飯上蒸 甘草去頭尾酒潤炙令 生薑
許拭淨剉碎一兩五錢蒸半炷香暴乾剉碎七錢 熟三錢黃色剉碎五錢

切片一合用白芥子末半合 醋二合攪數百下 大棗三枚 右七味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去滓
五錢投半夏於中洗五七遍再用水漂暴乾剉碎 大棗三枚

再煎取升半分溫三服未發已發發後各一服

太陰一方

小建中湯

桂枝

去頭尾酒潤炙六錢

甘草

黃剉碎四錢

大棗

四枚

芍藥

剉去皮一層蜜水潤透蒸三次剉碎一兩二錢

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分溫二服未發將發各一服嘔家酒家不宜服酒嘔

家不喜甘故也當去膠飴僅用桂枝湯主之

桂枝倍芍藥加大黃湯

桂枝

去皮六錢芍藥剉去皮一層蜜水潤蒸三次

大黃

清酒洗七錢

生薑

切六錢

甘草

去頭尾酒潤炙黃色四錢

大棗

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合去滓分溫兩服未發臨發各一服

少陰一方

此胡加細辛湯

此胡

去頭蘆剉去黃薄皮少許拭淨剉碎一兩

黃芩

取中空者用流水潤透蒸半炷香暴乾剉碎七錢

人參

飯上蒸三錢

甘草

去頭尾酒潤炙令黃色剉碎四錢

生薑

錢

半夏

一合用白芥子末半合醱醋二合攪濁投半夏洗數次再以水漂暴乾剉碎

大棗

四枚

細辛

取北地一根只一葉莖柔根細端直而長色紫味辛嚼之習習如椒者始真修

事揀去雙葉者切去頭上子以瓜水浸一宿暴乾剉碎三錢

右八味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去滓內細辛再煎取升半去滓分溫三

服未發已發發後各一服

厥陰二方

四物加苦楸附子柏皮湯

當歸 去蘆頭好酒浸 芍藥 去粗皮一層蜜水乾地黃 用砂仁拌蒸 芎藭 東流水潤透對片拌青 苦楸子 一宿暴乾七錢 潤蒸暴三次六錢 附子 取重一兩六七錢者用生熟湯浸半日勿令氣泄取

皮軟去皮核取肉水煮一伏時暴乾六錢 附子 出以白灰裏之數易令乾外裏大麥麵於柳木灰中

炮令皮拆待冷去 黃柏 取厚寸許者去粗皮每兩用蜜三 錢和水塗炙令盡色黃為度七錢 右七味以水三升緩火煮取二升去滓再

用緩火煎至升半分溫三服未發已發發後各一服

烏梅丸

烏梅 八十枚用苦酒浸一宿去核置甑內細辛 取北地一根只一葉端直極辛 乾薑 取如法修事 蘼三升米中蒸至米熟取出搗如泥 者瓜水浸半日暴乾一兩二錢 乾薑 白乾薑一兩 當歸

去蘆頭用全身少去尾酒 黃連 去蘆及毛用漿水浸二伏時取出 附子 一兩二錢 修 蜀椒 無花作實者 浸一宿暴乾對碎一兩 於柳火上焙乾對碎三兩二錢 附子 事同上方 蜀椒 曰蜀椒有花

作實者曰花椒花椒形小而赤蜀椒形大而紫修事去梗及椒瞳閉口者閉口者有毒誤服令人卒中 難治也先用好酒潤蒸從已至午蒸時密固勿使氣泄蒸足待無氣取出入瓷瓶中勿傷風也遂封固

瓶口於柳木灰火中緩 桂枝 去皮一 人參 飯上蒸熟 黃柏 去粗皮用生蜜水浸半日取出暴再用蜜塗 焙乾俟冷取出一兩 兩二錢 黃柏 炙每一兩用蜜五錢炙盡為度對碎一兩二

錢 右七味異搗篩各治之然後和勻以烏梅膏和藥令相得再入煉蜜少許內臼中杵千餘下圓如

梧桐子大飲湯服十圓日三服漸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物與食等

醫 林 指 月 芷園素社痰瘧疏方

肺瘡二方

桂枝黃耆白薇款冬花散

桂枝 去皮 黃耆 取頭上嫩皮蜜水潤透蒸半炷 白薇 取山東所產者柔黃而香用糯米滑浸一宿 款冬 取香取出炙燥槐砧上剉碎五錢

花 取微見花者長如已芬芳則無氣力揀去向裏裏花蕊殼并向裏實如栗 芍藥 削去皮一層蜜水潤 零殼及枝葉用甘草水浸一宿却取欸冬葉拌蒸一夜去葉暴乾三錢 芍藥 蒸三次暴三次剉碎

六石膏 研細甘草水 槐砧上剉碎乾木 右七味為粗末每服五七錢水煎服

秫米常山甘草湯

秫米 二百二十 常山 臨用去苗以甘草剉碎用東流水拌潤蒸半炷香俟冷去 甘草 去頭尾好酒浸蒸 粒淘洗淨 甘草暴乾再用好酒潤一宿取出暴乾熬搗一兩五錢 甘草 從已至午暴乾剉

碎三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升半去浮分溫三服發時令三服盡

心瘡二方

桂枝黃芩湯

桂枝 去皮 石膏 研細水飛 甘草 去頭尾酒潤炙 芫胡 去頭蘆削去黃薄皮 人參 去蘆飯上蒸暴三半夏 三錢 澄暴五錢 黃芩 剉四錢五分 少許剉一兩二錢 次剉碎四錢五分 半夏

用白芥子末入醋醋中攪勻投半 黃芩 取腐腸者東流水浸透蒸半 夏 洗三五遍漂過暴乾剉碎四錢 黃芩 炷香暴乾剉碎四錢五分 知母 槐砧上剉碎乾木 右八味

為粗末每服五七錢水煎服未發將發發後各一服

梔子香豉淡竹葉湯

梔子 去殼取仁用甘草水浸一宿 香豉 如法修事者小半合其油用大黑豆三斗六月內淘淨瀝乾蒸即取暴乾篩淨更用東流水拌潤乾濕得所以汗出指間為度安甕中築實上以桑葉蓋之厚三四寸密封以泥日中暴七日取出攤暴一時許又用秋菘拌入豆內復安甕中暴七日取出攤暴一時許復安甕中暴七日如此七遍取出蒸之攤令氣歇復淡竹葉 粟米泔洗三甘草 去頭尾蜜水潤透塗收極淨瓷甕中鑲極實密封甕口一月後即成矣

連根收探者佳臨用時去根以甘草剉細將東流水潤透拌入蜀漆內蒸之勿使氣漏俟冷去甘草取蜀漆剉碎又拌甘草水乾濕得所蒸之俟冷暴乾一兩常山 臨用去苗用甘草去甘草取常山剉碎再用好酒 薑甲 取九肋者三兩洗去甲外黑皮肉置末水潤拌蒸俟冷拌潤一宿取出熬搗一兩五錢 薑甲 罐中用醱醋煮乾取出炙燥剉碎一兩三錢 石膏 研細甘草水飛烏梅 十枚湯潤去核入 右九味以水三升五合煮取升半去滓分溫三服未發前令三服盡

脾瘡二方

小建中湯 方見 太陰

甘草知母薑甲 圓

甘草 去頭尾好酒浸蒸從巳知母 槐砧上剉碎入乾薑甲 取九肋者洗去皮肉醱常山 臨用去苗用甘草至午取出暴乾五錢 木曰內搗爛一兩 薑甲 醋煮透炙黃色一兩 常山 草末同水拌蒸取出好酒潤 一宿三兩 右四味末之煉蜜和圓梧子大每服十粒好酒下未發臨發正發各一服

肝瘡二方

肝瘡二方

肝瘡二方

肝瘡二方

肝瘡二方

通脈四逆湯

甘草去頭尾酒潤乾薑取如法修事白朮五錢細辛取真北地者瓜水浸一宿暴乾剉碎七錢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其狀若死兼下利脈絕者加附子五錢生用

烏梅白薇細辛圓

烏梅湯潤去核內米中蒸之蜀漆臨用去根同甘草末拌勻水潤蒸之後冷去甘草取九助者皮肉入醃醋煎乾取白薇糯米泔浸一宿取出暴乾槐砧上女萎取出蒸一炷香焙乾一兩一錢知

母剉碎乾木白內苦參糯米濃泔浸一宿其腥穢自浮於水上重常山臨用去苗同甘草末水潤蒸之俟冷去甘草取常山剉細再拌

酒蒸之暴石膏取潔白如束鍼者入砂罐內埋柳木火中煨令紅甘草去頭尾入瓷器中用好酒浸細乾一兩色取研極細用甘草水飛過澄清去水暴乾二兩蒸從已至申取出暴乾五錢

辛取北地端直極辛者用香豉如法修事右十二味為極細末煉蜜圓如梧子大酒服十圓日再漸

增至二十圓飲服亦得

胃瘧二方

桂枝加當歸芍藥湯

桂枝去皮芍藥去皮蜜水蒸甘草去頭尾酒生薑切六大棗四枚當歸去蘆頭尾少許酒右六味

六錢芍藥去皮蜜水蒸甘草去頭尾酒生薑切六大棗四枚當歸去蘆頭尾少許酒右六味

以水三升煮取升半去滓分溫三服未發將發後各一服

葱白香豉湯

葱白洗淨香豉如法修事者四合葶竹葉取東畔枝葉揀去蟲蝕及有蟲卵穢跡者東流水洗淨切半升烏梅十枚湯潤去核藏米中蒸爛常山臨屬去苗

水瀾拌蒸俟冷取出去甘草剉碎酒潤一宿熬搗一兩五錢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未發前合三服盡

胃瘧二方

桂枝二白虎一加芍藥黃芩牡桂湯

桂枝去皮芍藥去皮蜜水蒸暴生薑切三片甘草去頭尾酒浸蒸炙令黃色四錢大棗三枚劈杭米半合淘淨石膏研細甘草水飛過澄暴一

兩五錢知母槐砧上剉碎乾木黃芩取腐腸者東流水潤透蒸之暴乾六錢牡桂取厚寸許色紫赤味辛甜者去內外粗皮一層剉碎勿令見火三錢右十

味以水四升煮取升半去滓分溫三服未發將發後各一服

藜蘆圓

藜蘆去頭用糯泔汁煮之從已至未熬黃色一兩皂莢新汲水浸一宿銅刀削去皮每二兩用乳牛膝去蘆用黃精汁浸一宿焙乾一兩

山臨用去苗同甘草末水拌蒸之俟冷取出巴豆去殼敲碎每一兩用麻油併酒各七合煮乾研膏四錢右五味末之煉蜜圓

如小豆大旦服一圓正發一圓一日勿飽食以瘥為度

溫瘧二方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去皮芍藥削去皮蜜水蒸生薑切四錢甘草去頭尾酒潤炙大棗二枚杏仁湯潤去皮用烏豆白火

已至午搗四錢麻黃暴二次剉四錢右七味以水三升先煮麻黃減半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二服

溫覆取微似汗未發前令二服盡

款冬白薇茹蘆圓

款冬花去向裏裏花蕊殼及向裏實如栗零殼併枝葉用甘草白薇糯米泔浸一宿取出槐砧上剉細

百合用懷生地黃汁拌潤透蒸知母槐砧上剉碎乾地骨皮東流水洗去土捶去心用桃仁湯潤去皮

豆同東流水煮至中心黃金元參入甑內用蒲草重重相隔蒸兩伏時暴乾再拌菟絲沙參遼地形似

色為度取出搗八十一枚子末蒸三炷香去菟絲子暴乾入木臼內杵搗六錢肉苁蓉酒浸一宿至明以椀刷去砂土浮甲破中心

人參又似防風修長黃白體實有有心心黃而肉白肉苁蓉酒浸一宿至明以椀刷去砂土浮甲破中心

也同紫苑拌蒸一炷香去紫苑暴乾剉碎七錢蜀漆臨用去根同甘草末水潤拌蒸去甘人參飯上蒸

取出再用乳取九肋者洗去皮肉醃醋煮蜀漆臨用去根同甘草末水潤拌蒸去甘人參飯上蒸

酥炙透六錢鼈甲透柳木火上炙黃脆一兩蜀漆臨用去根同甘草末水潤拌蒸去甘人參飯上蒸

五香鼓一合取如烏梅一合潤去核銀州苜胡去頭蘆削去黃升麻削去粗皮黃精汁浸土桂去表裏

錢常山臨用時去苗同甘草末水潤拌蒸胡削去者黑皮及蘆頭細剉以海蝶取出血滴煮一伏時

錢常山去甘草剉碎再用酒潤一宿一兩胡剉竹瀝浸令潤暴乾一兩海蝶取出血滴煮一伏時

掘一土穴用炭火燒通紅少停置蟪蝻於穴中上以茄蕨即舊根勿用赤柳草根但形相似而味酸澀瓦覆之次早取出一兩七錢拌雀卵十枚暴乾爲度誤服令作內障修事去薄少許以極大鯪魚去腸內茹蕨於腹內蒸至魚熟取出暴乾再換魚又如前蒸暴法凡七遍剉碎一兩七錢

三十圓日三服

寒瘧一方

右二十一味爲末煉蜜丸如梧子大空心煎細茶下

麻黃二桂枝一小青龍一湯

麻黃去節杏仁潤去皮同白火石烏豆煮之桂枝去皮甘草去頭尾酒潤芍藥去粗皮蜜水蒸生薑切

錢五錢細辛北地者瓜水浸一宿暴乾三錢七分半夏小半合用醃醋攪白芥子末五味子取北地極肥大者以銅刀分作兩

浸一宿焙乾乾薑三錢取如法右十味以水三升先煮麻黃數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去滓分

溫二服未發一服溫覆取微似汗得汗停後服

瘧瘧三方

女萎石膏湯

知母槐砧上剉碎乾木日石膏研細甘草水飛過甘草去頭尾蜜潤通秫米一合牡桂去表裏皮女萎中杵爛一兩三錢澄蠶三兩綿裹炙黃色一兩淘淨一錢

銅刀削去皮節及鬚蜜水浸一宿蠶竹葉探東畔枝葉揀去蟲蝕及有蟲取出蒸一炷香焙乾二兩七錢卵穢跡者東流水洗淨一升右七味以水五升煮至米

爛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二服溫覆令微似汗汗出者愈

葛根猪苓湯

葛根 用雪水或秋露潤透陰乾剉碎一兩猪苓 削去黑皮切作薄片東流水浸一宿取出剉片用升澤瀉剉碎酒浸一宿

茯苓 搗細水飛去膜滑石 取潔白者以竹刀刮淨研如粉每兩用牡丹皮二石膏 煨赤研細甘草水飛

阿膠 五錢地骨皮 東流水洗淨刷去土捶去心甘草水浸一宿焙乾 梔子 去殼取仁用甘草水浸一宿

八味取升半去滓內阿膠烱消分溫三服

梔子栝蘘湯

梔子 五錢修治栝蘘根 取大三圍者去皮搗爛香豉 小半合取如淡竹葉 東流水洗

一猪苓 削去粗皮切片東流水浸一宿取出同升麻麻黃等分滑石 一兩修事牡丹皮 銅刀削去骨剉

酒潤蒸暴三次去桃仁七錢知母 槐枯上剉碎乾木生薑切七右十味以水三升五合煮取升半去滓分溫三服

牝瘡二方

蜀漆散

蜀漆 臨用去根用甘草末拌蒸一炷香去甘草柳火上炙燥另作細粉雲母 燒二日夜研作細粉埋深土過宿龍骨 香草湯洗兩度搗粉絹袋盛之另

懸井面
上過宿

右三味取淨末各等分未發前水漿服方寸匕

牡蠣湯

牡蠣以鹽水煮一伏時再入火中煨赤研粉一兩五錢麻黃去節一兩蜀漆隨用去根湯浸一宿同甘草末潤蒸之俟冷去甘草剉

之甘草去頭尾酒浸蒸之從巳至午暴乾剉碎五錢右四味以水三升先煮蜀漆麻黃減一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先

飲半升得卽吐再飲之

冬病一方

麝香正氣散此方四時咸宜

大腹皮溫湯洗淨暴乾用生薑汁拌蒸一炷香暴乾三兩白芷去皮以黃精汁拌潤蒸一伏時暴乾今市賣者皆用石灰收藏服之爲害甚深慎之慎之三兩茯苓皮

爲末水飛去蘇莖葉東流水洗暴乾三兩眞藿香東流水洗暴乾三兩厚朴取厚寸許及色赤氣烈者去粗皮每白朮米泔

腹澄暴二兩宿取出拌山黃土去白剉細以鯉魚皮裏一宿至明取用二兩桔梗去頭上尖硬處四五分并兩畔附枝於塊砧上

蒸暴七次二兩用白芥子末攪醃醋內令勻投半右十味搗作極細末每服三錢薑三片

棗一枚煎湯服日二服未發一服發後一服

春病一方

薤朴湯

薤胡 去頭蘆及黃薄皮 獨活 剉碎以淫羊藿拌酒 前胡 剉去蒼黑皮及蘆頭剉碎以 黃芩 取腐腸者東

半炷香剉碎 茅山蒼朮 去蘆及鬚糯米泔浸透削去黑皮再用米泔浸一 厚朴 二錢修事 廣橘皮 二錢

同上方 半夏 麩 二錢取如法修事者其法用白芥子末入醪醋內攪令勻投半夏洗三五遍水漂過 白茯苓 二錢修事 藿香 二錢 甘草 一錢修事 生薑 三錢

右十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五更一服未發前一服氣弱人加人參一錢白朮二錢

夏病二方

白虎湯

石膏 研碎甘草水 甘草 去頭尾酒潤 知母 槐砧上剉碎乾木白 粳米 一合 右四味以水三升五合先

煮秬米減半升去滓內諸藥煮取升半去滓分温三服

竹葉石膏湯

竹葉 一把採東 石膏 三兩修事 半夏 半合用白芥子末攪入醪醋內令勻 甘草 三錢修事 麥門冬 不必

煎爛人參 飯上蒸暴 秬米 一合 右七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秬米煮令米熟成湯去米分温

三服

鼈甲煎圓方見陽明

蜀漆圓方見化毒

牛膝湯

牛膝取肥大長數尺者去蘆剉碎用黃精剉片同拌蒸一炷香去黃精暴乾四兩

右一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溫二服未發時一服臨

發時一服用好酒二升煮取亦善

丁香酒

丁香勿令犯火竹檳榔頭圓矮毗者為榔形光紫紋者為檳檳力小榔力大也凡使用檳榔擇穩正而堅有錦紋者以竹刀削去底細切之勿令經火四錢烏梅取肥大者湯潤

去核藏米中常山臨用去苗剉片三錢甘草水瀉蒸一次取出再用人參蒸熟為度去人參暴乾右四味盛一絹囊內用好

酒兩碗浸之從巳至夜露置星月下高潔地橫其上下臨發日寅卯時徐徐服如無量人作數次服完

如胃寒人僅可重湯微溫但不宜熱服恐作嘔逆也服畢溫覆極煖靜室中臥當一日勿澡洗過時不

發方進糜粥避風七日設不瘥再作服如前法

右錄諸方皆古人成案各有深意存焉蓋人之疾或有證同而因異或有因同而證異或有因證似是

而非或有因證似非而是者故所貴在盡察因證之常變及探索古人所以立方之細則我亦可以

效法處方。矧有古方之可循者乎。否則。願懼其操方以希合也。合其幸不合且以病試方矣。願竊於此。頗三致意。

傷寒之疾本於風寒而痲瘧本於風暑寒暑相反若風馬牛不相及也。今之醫者有傷寒轉瘧疾瘧疾轉傷寒之說。未詳本自何書而干口雷同習焉不察。讀晉公瘧瘧論疏。其論風氣獨盛絕無暑象。一則深闢世人謂傷寒轉而成瘧之謬。深切顯明。真足以醒羣蒙之聾瞶者矣。友人莫荆川深契是書之奧。有久瘧未愈者。按其六經藏府所屬而治之。應手取效。益信此書足珍也。或者嘗其抄撮靈素陳言。金匱舊方。無一新奇。剽獲之快。論妙劑者。此直睡人吟嚙語耳。烏足與之深論耶。

乾隆甲申七月辛亥朔錢江王琦書

扁鵲心書序

靈素爲醫家正傳，後世張仲景、王叔和、孫思邈、孫兆、初虞世、朱肱，皆不師內經，惟採本草諸書，各以己見，

自成一家之技，治小疾則可，治大病不效矣。

王叔和朱肱烏可與仲景同列，若云仲景不師內經，試觀傷寒金匱二書，不本靈素之旨，常有如是精深之論乎。

至

皇甫士安、巢元方、王冰等，雖學素問，而不得方學之傳，亦依前六子方法而行。此書從古至今，未得通行，余業醫四世，皆得此法之力，而人世未深信，故難梓行。余初學醫，盡博六子之書，以爲醫之理盡矣。然調治小疾，百發百中，臨大病，百無二三，每恨己術之不精也。後遇關中老醫，叩余所學，笑曰：汝學非是岐黃正派，特小技爾，祇能調小病，俟其自愈，豈能起大病哉。余卽從而師之三年，師以法授我，反覆參詳，遂與內經合旨。由茲問世，百發百中，再觀六子書，真兒戲耳。但師授固簡，而當意欲梓行，恐有未盡，遂將追隨先師所歷之法，與已四十餘稔之所治驗，集成醫流正道，以救萬世天枉。後人得此，苟能日夜勤求，自能洞貫其理，以見余言非謬。至若賢良忠正、孝子仁人，再爲廣布，俾天下後世上可以救君親，下可以濟斯民，余因恐遭天譴，不敢自私，刊刻流傳，願仁者勿拘成見而屑視之，斯幸矣。宋紹興十六年，武翼郎前開州巡檢竇材謹序。

細觀此敘前後語意，不相聯屬，似非通人之語，疑是後人僞作。

奏玉帝青詞

醫林指月

扁鵲心書序

維大宋紹興十六年丙寅月武翼郎臣竇材奏啟

玉皇上帝玉陛下臣聞上天好生而惡死下民畏死而貪生上天雖云惡殺但示勸懲於下民非其人而

殺之者有之下民雖曰貪生但歸生死於天命而致枉死者有之皇天憫下民之疾苦故假神農皇帝岐

伯雷公扁鵲俞跗等以立醫教救人災病歷世綿遠屢遭兵火其神書散亡僅存者靈樞素問而已雖不

盡傳宗派是亦能救人疾苦保人性命但少洞徹藏腑剝腸滌髓之神耳果能參悟靈素自然洞見臟腑

而用之神惜乎此書無傳諒亦不多一技術之妙豈如靈素之貫天至於剝腸滌髓乃後世法之巧

人晰隱顯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爲萬世理道之神書救人之祕典哉後世仲景採內經外感風寒之旨附

以己見定立方法及採雜證七十餘條集爲傷寒金匱後之學者咸遵守莫敢移易殊不知傷寒既有多

證內經自然該載何必牽扯種種雜病以爲傷寒誤人不少果能遵循仲景之法豈有誤人惟後學不明

名遺訛後世將爲仲景之功臣實爲仲景之罪人千百年來明傷寒法者有幾人哉嗣後叔和思邈又附益之障蔽聖經遺訛後世且經云傷寒爲

病身熱熱雖甚不死論中風曰中五臟俞穴則爲偏風論水脹曰因氣爲腫論厲風曰地之濕氣感則害

人皮肉筋脈如此言之其旨深其意廣後之人欲移難就易妄爲穿鑿且舉傷寒之證真邪相傳真氣盛

則病愈邪氣盛則病死陽證無死人之理陰證害人甚速須加灸艾方保無虞仲景立許多承氣湯使後

人錯用致寒涼殺人於頃刻也三承氣湯惡能害人後學不明陰陽承制

之道而妄用承氣者害之耳於仲景何尤臣因母病用仲景之法不效遂

成不救，痛心疾首，精究內經，又得皇天默授，經歷十年，方得靈驗。凡一切大病小疾，祇以此法觸類引伸，效如影響。臣苦志五十餘年，悟得救人祕法，已十餘年矣。向因薄宦，奔走四方，今年過不踰，常慮身填溝壑，其書失傳，遂欲考訂發梓，伏望皇天后土，特加慈憫，保生民於仁壽之域，俾其書萬世通流。臣雖死無憾，設有一言不實，甘受天殃。若此書果益於後世，伏望神天護佑，以廣其傳。設此重誓，以質上帝，則其立心切於天下後世，可知學者不可謂偏於從熱而忽視之。以負先生一片救世婆心。臣誠惶誠恐，冒罪以聞。

進醫書表

臣聞醫家正道，內經爲真，內經言病最詳，而無治病之法。故黃帝又與岐伯撰出靈樞寶爲醫門所最急者也。嗣後秦越人依內經旨趣，而演八十一難九針之說。晉皇甫士安採靈樞之旨，撰甲乙經十卷。隋巢元方摘靈素緒餘，註內經，又撰病原三十卷。唐王冰挾靈素之旨，註內經，撰天元玉曆，已上諸子，皆有著作。悉師靈素，去古法不遠。而漢張仲景，不師內經，惟採本草湯液，著金匱玉函十卷，撰傷寒論十卷。晉王叔和又贅其說。唐孫思邈採本草藥性，集成千金方三十卷。玉函經五十卷，和附仲景，重重著述，皆宗此意。廢去針灸，及丹附大藥，盡用草木小藥，盛行湯劑，以之理小疾，則生，治大病，則百無一活。至千百世，誤死天下蒼生。傷寒金匱之書，辨六氣之環轉，析神機之出入，陰陽消長之妙，虛實遞更之變，首尾貫通，絲絲入扣，至於在經愈而用針起，陷下而用灸并觀其自敘，可謂神於師內經者矣。謂仲景不

師內經廢藥針灸不亦冤乎至若叔和思邈俱一代之明醫亦未宜深貶後學當細心辨之伏念臣河朔真定之寒士焉敢善善揭前輩之過但臣世

祖隸傳於醫學內舍相傳亦以千金仲景等方小試果效用臨大證心竊有疑後得上天裨我此書更參

內經百發百中始信醫有回天之功也所謂大病者一傷寒二陰疽內蝕三虛勞痰火四中風五水腫六

膨脹七脾泄暴注八尸厥九久痢十脾瘡十一喉痺十二男女骨蒸勞熱十三小兒急慢驚風十四痘疹

黑斑縮陷至於胎前產後百十種必死大證世人莫能救療束手待斃良可哀哉於此處消息五十餘

年乃見正道自古扁鵲俞跗倉公華佗皆此書也惜不廣傳於後世今盡傳此法於人以救蒼生天橫

伏乞陛下大展聖裁憫諸末世將此書頒行天下試之有驗死無憾若試之不效即置於法以彰誑

君之罪臣誠惶誠恐稽顙首冒死以聞張師固不可毀而王孫亦不可闢夫先生之書固創出前賢然

其於大疾沈疴自然遊刃有餘矣無如後世衰瀆祇知耳食性喜寒涼畏惡針灸稍一談及俱搖頭咋舌

甘死不受是以先生之道難明而先生之法不能行於斯世斯民也予欲以代之之方思惟數載終無效

原指望我以宿昔濟世仁心神感於予使予應得手再為廣

壽人所膏朽諒先生在天之靈亦應許可古月老人胡珏謹識

扁鵲心書卷上

古神醫盧人扁鵲傳

宋太醫真定寶材重集 大清錢塘胡珏參論

當明經絡

諺云。學醫不知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蓋經絡不明。無以識病證之根源。究陰陽之傳變。如傷寒三陰三陽。皆有部。善百病十二經脈。可定死生。既講明其經絡。然後用藥。徑達其處。方能奏效。昔人望而知病者。不過熟其經絡故也。俗傳遇長桑君。授以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能洞見藏府。此虛言耳。今人不明經絡。止讀藥性病機。故無能別病所在。漫將藥試。偶對稍愈。便爾居功。況亦未必全愈。若一不對。反生他病。此皆不知經絡故也。

近世時醫失口言經絡部位。乃外科治毒要法。方脈何藉于此。嗟嗟。經絡不明。何以知陰陽之交。接藏府之遞。更疾病情因從何審察。夫經絡為識病之要道。尚不肯講求。焉望其宗主內經研究。傷寒識血氣之生始。知榮衛之循行。陰陽根中根外之理。不明神機。或出或入之道。不識師徒授受。唯一明醫指掌。藥性歌括。以為熟此。儘可通行。用藥誤人。至然不辨。或遇明醫。枝梧扯拽。更將賸事俗情。亂其理談。常恐露出馬脚。唯一周旋承奉。彼明理人。焉肯作惡。只得挽回數言。以蓋其誤。如此時醫。誠為可恥。

須識扶陽

道家以消盡陰翳。煉就純陽。方得轉凡成聖。霞舉飛昇。故云。陽精若壯。千年壽。陰氣如強。必斃傷。又云。陰氣未消。終是死。陽精若在。必長生。故為醫者。要知保扶陽氣。為本人。至晚年。陽氣衰。故手足不煖。下元虛。

億動作艱難。蓋人有一息氣在則不死。氣者陽所生也。故陽氣盡必死人於無病時。常灸關元氣海命關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壽丹。雖未得長生。亦可保百餘年壽矣。今人只是愛趨死路。動云我有火病。難服熱藥。所延之醫。悉皆趨承附和。不言上焦有火。卽云中下積熱。及至委頓。亦不知變遷。或遇明眼之醫。略啓扶陽之論。不覺彼此搖頭左右顧盼。不待書方而已。有不�之意矣。生今之世。思欲展抱負。施靈附尙且難入。而丹藥灼艾之說。斷乎其不可行也。

住世之法

紹興間。劉武軍中步卒王超者。本太原人。後入重湖爲盜。曾遇異人。授以黃白住世之法。年至九十。精彩腴潤。辛卯年間。岳陽民家多受其害。能日淫十女不衰。後被擒。臨刑。監官問曰。汝有異術。信乎。曰。無也。惟火力耳。每夏秋之交。卽灼關元千炷。久久不畏寒暑。累日不饑。至今臍下一塊。如火之煖。豈不聞土成磚木成炭。千年不朽。皆火之力也。死後。刑官令剖其腹。之煖處。得一塊。非肉。非骨。凝然如石。卽艾火之效耳。故素問云。年四十。陽氣衰而起居乏。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六十陽氣大衰。陰痿。九竅不利。上實下虛。涕泣皆出矣。夫人之真元。乃一身之主宰。真氣壯則人強。真氣虛則人病。真氣脫則人死。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藥第二。附子第三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五十。可二年一灸臍下三百壯。六十。可一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令人長生不老。余五十時。常灸關元五百壯。卽服保命丹。延壽丹。漸至身體輕健。羨

進飲食六十三時因憂怒忽見死脈於左手寸部十九動而一止乃灸關元命門各五百壯五十日後死脈不復見矣每年常如此灸遂得老年康健乃爲歌曰一年辛苦惟三百灸取關元功力多健體輕身無病患彭錢壽算更如何先生三法實爲保命之要訣然上策人多畏懼而不肯行中策古今痛掃視爲險途若下策用之早而得其當亦可十救其五予遵行歷年不無有效有否效則人云偶中否則讒謗蜂起此非蓋附之過乃予熱腸之所招也吾徒不可以此而退縮不前視人之將死可救而莫之效也

大病宜灸

醫之治病用灸如做飯需薪今人不能治大病良由不知鍼艾故也世有百餘種大病不用灸艾丹藥如何救得性命却得病回如傷寒疽瘡癩癩中風腫脹泄瀉久痢喉痹小兒急慢驚風痘疹黑陷等證若灸遲真氣已脫雖灸亦無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陽氣不絕性命堅牢又世俗用灸不過三五十壯殊不知去小疾則愈駐命根則難故銅人鍼灸圖經云凡大病宜灸臍下五百壯補接真氣卽此法也若去風邪四肢小疾不過三五六壯而已仲景毀灸法云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余觀互古迄今何嘗有灸傷筋骨而死者彼蓋不知灸法之妙故爾靈樞論虛而至陷下溫補無功借冰臺以起陷下之陽有似無則真陽已瀉又至於數矣則真陰已竭陰湯瀉竭灸亦無益但有炎焰而無溫存甯不焦骨傷筋而血難復非毀灸也孫思邈早年亦毀灸法逮晚年方信乃曰火灸大有奇功昔曹操患頭風華陀針之應手而愈後陀死復發若於針處灸五十壯永不復發或曰人

之皮肉最嫩，五百之壯，豈不焦枯皮肉乎？曰：否，已死之人，灸二三十壯，其肉便焦，無血榮養故也。若真氣未脫之人，自然氣血流行，榮衛環繞，雖灸千壯，何焦爛之有哉？治病必先別其死生，若真氣已脫，雖灸亦無用矣。惟是膏粱之人，不能忍耐痛楚，當服睡聖散，即昏不知痛，其睡聖散，余自用灸膝神效，放心服之，斷不誤人。以救己之心，推以救人，所謂現身說法，其言誠真，其心誠切，其論誠千古不磨之論，無如天下之不信何。

三世扁鵲

醫門得岐黃血脈者，扁鵲一人而已。扁鵲，黃帝時人，授黃帝太乙神明論，著五色脈診，三世病源，後瀉于意華陀所受者是也。第二扁鵲，戰國時人，姓秦，名越人，齊內都人，採內經之書，撰八十一難，慨正法得傳者少，每以扁鵲自比，謂醫之正派，我獨得傳，乃扁鵲再出也。故自號扁鵲。第三扁鵲，大宋寶材是也。余學素問靈樞，得黃帝心法，革古今醫人大弊，保天下蒼生性命，常以扁鵲自任，非敢妄擬古人，蓋亦有所徵焉。嘗因路過衢州野店，見一婦人，遍身浮腫，露地而坐，余曰：何不在門內坐？婦曰：昨日蒙土地告我，明日有扁鵲過此，可求治病，我故於此候之。余曰：汝若聽我，我當救汝。婦曰：汝非醫人，安能治病？余曰：我雖非醫，然得扁鵲真傳，有奇方，故神預告汝，遂與保命延壽丹十粒服之。夜間小便約去二升，五更覺飢，二次又服十五粒，點左命關穴，灸二百壯，五日後，大便下白膿五七塊，半月全安。婦曰：真扁鵲再生也。予治數人患此

證者浮腫喘急臥難著席漿粥俱不入矣既無丹藥亦不肯灸只用重劑蓋想扁鵲獨倚其才旁遊列國附十餘貼而形體復舊飲食如常可知人能信用溫化卽不灸亦有生機

爲同道刺死華陀亦不傳其法爲人譖死皆因祕而不發招人之忌耳余將心法盡傳於世凡我同心肯學正傳不妨亦以扁鵲自命可也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

時醫三錯

凡陰疽及鬼邪著人或兩眼內障此三法皆出內經其瘡疽本於腎虛爲陰所著寒邪滯經依附於骨故爛人筋害人性命其法必大補腎氣壯陽消陰土得陽氣自生肌肉則元氣周流不侵骨髓矣今則附入外科庸醫不知反用敗毒涼藥致元氣虛憊而死者多矣親見一婦人患伏兔陰疽形色白大如覆盂

膿潰一瀉而死

鬼邪著人者皆由陰盛陽虛鬼能依附陰氣故易而成病若陽光盛者焉敢近之治法大補元氣加以育神則鬼邪自然離體病家不知專求符籙此等外道決無靈驗或假手庸醫認爲燥火投以涼藥或清熱化痰致人枉死良可悲哉世俗於輕淺小疾皆事巫祝况鬼祟爲殃肯捨巫籙手加之醫用寒涼故爾愈者不易

眼生內障由於脾胃兩虛陽光不振耳故光之短主於脾視物不明主乎腎法當溫補脾胃壯陽光以消陰翳則目明矣今則另立眼科以成一家之技只用涼劑冰損元陽致脾胃虛衰而死殊不知一切病證

皆有內經正法，後人分立十三科妄名，是以識見小者，專習一科，成一偏之見，譬之大海中，認一浮漚，綜理未貫，動卽傷生，悲哉！予目觀京中來一太醫院官陳某，自銜能開瞽目，專以冷水冰伏，又以寒膏內陷，妻服膏半，蓋腹卽疼痛，其夫強之服，盡大吐而斃，其夫一時惶急，從樓窗躍出，傷心哭叫，陳太醫藥殺我婦，百種辱罵，累及祖先，聞者無不寒心。筆此以見寒涼誤人，并信耳不信目之戒。

忌用轉下

內經並無轉下之說，止言發散，又止言辛甘發散爲陽，辛溫之藥達表則自然汗散，攻裏則自然開通。據生之論，謂辛甘發散爲陽，故表邪解而裏自和，非辛甘能攻裏也。後人當活看，非若寒苦之藥動人藏府，泄人元氣也。夫巴豆硝黃之類，能直穿藏府，非大積大聚，元氣壯實者，不敢輕用。今之庸醫，不問虛實，動輒便行轉下，以泄六府各氣，轉生他證，重則脾胃漸衰，不進飲食，肌肉消瘦而死。又俗云：春行夏補，至秋時，須服通行藥數劑，以泄夏月積熱。此語甚訛。俗醫慣將此數語掩人耳目，夫內經四時調養生長收藏之道，與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之法，何等圓活，而愚人執守一說，不肯精求靈素，良可慨也。夫熱在內，自然從五藏六府及大小便中泄出，若以涼藥泄熱，吾恐熱氣未去一分，而元氣已衰九分。嘗觀服轉藥一劑，則有五日，飲食脾胃不能復舊，況乎三焦煖熱，方能腐熟水穀，若一刻無火，則肌膚冰冷，陽氣脫盡而死矣。故內經止有沉寒痼冷之論，未有積熱純陽之說。縱然積熱爲病，一服轉下，便可解救。若陰寒爲病，則四肢逆冷，死在須臾。古人立法，若狂言妄語，踰垣上屋，諸大熱證，亦要論其大便如何，數日不出者，有燥屎也。

方下之。若大便如常，卽不可下。狂言妄語，踰垣上屋，自是熱證。然有一種面青脈急，或面黑脈微，手於並無以上熱證，而亦概用寒涼轉下，必欲盡去其熱。吾不知將以何爲生氣。夫人身無熱，則陽氣盡矣。此河間丹溪遺訛後世，業醫者不可以不察此弊也。

禁戒寒涼

夫四百八病，大約熱者居多，寒者最少，無怪乎河間論火，丹溪補陰也。但泥二子之書而不考究，內經墮於偏頗，害人特甚。蓋熱病屬陽，陽邪易散易治，不死冷病屬陰，陰邪易伏，故令人不覺。久則變爲虛寒，侵蝕藏府而死。初起不覺之證，最能害人，往往輕忽之，而一變致死者不少。況人身之火多，亦是當然。天之六氣，火居其二。今之庸醫

執壯火食氣之說，內經壯火食氣之說，猶炎暑盛而人氣乏，相火熾而真元傷，非涼藥之治，亦非熱藥之謂。馬元臺不察此理，妄爲註釋，遺訛後學不淺。溺於滋陰苦寒之

劑，殊不知邪之中人，元氣盛則能當之，乃以涼藥冰脫，反泄元氣，是助賊害主也。夫涼藥不知害了多少

人，若元氣稍虛者，無不被涼藥冰敗而死。脾胃有傷，焉望其生。如人飲熱湯及炙博之物，從晷至晷，斷無

損人之理。內經言膏粱之變，止發癰疽。況膏粱發疽者，百無一二。故知熱之養人，時刻不可缺也。若以冷

水飲人，不須三日，卽爲腹疼泄瀉，脾虛胃敗矣。故燧人立法，食必用火。萬代蒼生，得以活命。俗醫大用涼

劑，譬於飲人冷水，陰害黎民，良可慨也。不見當今醫家，禍及子孫，甚至滅門絕後，皆學術不精之報也。醫者

觀此切須猛省誤用涼藥之害眞實不爽予見近代時醫專用溫平者或延一息終見陵替專以寒涼攻伐天札人命者誠未見其有後也

要知緩急

夫病有淺深治有緩急體認病情而用藥緩急合當乃醫家第一要著若急病而用緩藥是養殺人也緩病而用急藥是逼殺人也

也庸醫過病不能必其何名亦不能必其當用何藥概以溫平試之若緩病尙可設遇大病則爲誤不小

故名養殺人若緩病投以急藥是欲速其效殊不知攻急則變生所謂逼殺人也二者之誤今世醫家比比騰怯者蹈養殺之弊

心粗者逞逼殺之害醫本生人乃爲殺藪悲哉余觀京師名醫呂實者亦熟此法但不早用惟先用溫平藥調治及至危篤方議

灼艾丹附等事多不效乃曰此天命也殊不知救挽已遲藏氣敗絕雖靈丹妙藥無能爲矣余親見彼治

一傷寒第五日昏睡譫語六脈洪大以爲胃中有熱以承氣下之四更卽死矣六脈之大非洪也乃陽氣

將脫故見此耳治以下藥更虛其陰則陽無所附而死速矣若先於臍下灸三百壯固住脾胃之氣內服

保元丹斂陽丹飲薑附湯過三日自然汗出而愈余治一傷寒亦昏睡妄語六脈弦大余曰脈大而昏睡

定非實熱乃脈隨氣奔也強爲之治先生眞仁人也強治之心余頗有之第以人不我信且又用烈火灸

關元穴和灸病人覺痛至七十壯遂昏睡不疼灸至三鼓病人開眼思飲食令服薑附湯至三日後方得

元氣來復大汗而解今時姑息成風灸法難行余嘗歎曰人參雖救命之品蓋附尤有回陽之功無如世人不識俗醫庸醫掃其可慨也余思前證少陰病也發昏

論語全似陽證若時投以承氣豈得不死故耳聾不呻吟身生赤黑唇十指冷至脚面身重如山口多痰唾時發躁熱者皆少陰證也仲景以耳聾係之少陽譫語歸之陽明用柴胡承氣輩誤人不少夫但知少陽脈循脇絡耳却不思耳竅屬腎以耳聾歸少陽此仲景所未到之處也耳聾耳景作宗氣虛論未嘗歸者多若陽明證中不過數條而已先生故加駭駭未免有意索癢

五等虛實

凡看病要審元氣虛實者不藥自愈虛者卽當服藥灸關元穴以固性命若以溫平藥亦難取效淹延時日漸成大病溫平之藥近世所尚旁人稱其穩當醫士習于兩岐及至變虛病多般大略分爲五種有平氣微虛甚虛將脫已脫之別平氣者邪氣與元氣相等正可敵邪止以溫平藥調理緩緩而愈如補中益氣小柴胡八物湯是也微虛者邪氣旺正氣不能敵之須服辛溫散邪之藥當補助元氣使邪氣易伏宜葶澄茄散全真丹來復丹理中丸薑附湯之類是也甚虛者元氣大衰則成大病須用辛熱之藥厚味之劑大助元陽不暇攻病也經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卽官桂附子鹿茸河車之類是也將脫者元氣將脫也尚有絲毫元氣未盡惟六脈尚有些小胃氣命若懸絲生死立待此際非尋常藥餌所能救須灸氣海丹田關元各三百壯固其脾胃夫脾胃爲五藏之母腎爲一身之根故傷寒必診太

豁沖陽二脈者。卽脾腎根本之脈也。此脈若存。則人不死。故尙可灸。內服保元丹。獨骸大丹。保命延壽丹。或可保其性命。單顧脾腎乃先生學力大有根柢之論。蓋腎爲先天之原。脾爲後天之本。資生資始莫不由茲。故病雖甚而二脈中有一脈未散。扶之尙可延生。若已脫。則眞氣已漓。脈無胃氣。雖灸千壯亦無用矣。此五種證當於平時細心探討。自然隨機應變。不致差訛。近世之醫改常出入道。乖升降機息。而猶執邪氣未盡。火熱未除之說。朝涼暮削。不死不休。其可悲痛。

黃帝灸法

男婦虛勞。灸臍下三百壯。男婦水腫。灸臍下五百壯。陰疽骨蝕。灸臍下三百壯。久患脾瘡。灸命關

五百壯。肺傷寒。灸臍下三百壯。氣厥尸厥。灸中腕五百壯。纏喉風。灸臍下三百壯。黃黑疽。灸命

關二百壯。急慢驚風。灸中腕四百壯。老人二便不禁。灸臍下三百壯。老人氣喘。灸臍下三百壯。

久患腳氣。灸湧泉穴五十壯。產後血暈。灸中腕五十壯。暑月腹痛。灸臍下三十壯。鬼邪著人。灸巨

關五十壯。臍下三百壯。婦人臍下。或下部。出膿水。灸臍下三百壯。婦人無故風搐發昏。灸中腕五十

壯。久患僂偻不伸。灸臍俞一百壯。鬼壓著人昏悶。灸前頂穴五十壯。婦人半產。久則成虛癆水腫。

急灸臍下三百壯。死脈及惡脈見。急灸臍下五百壯。婦人產後。腹脹水腫。灸命關百壯。臍下三百壯。

腎虛面黑色。灸臍下五百壯。嘔吐不食。灸中腕五十壯。婦人產後。熱不退。恐漸成癆瘵。急灸臍下三

百壯

扁鵲灸法

命關二穴在脇下宛中舉臂取之對中腕向乳三角取之此穴屬脾又名食寶穴能接脾藏真氣治三

十六種脾病凡諸病困重尙有一毫真氣灸此穴二三百壯能保固不死一切大病屬脾者並皆治之

蓋脾爲五藏之母後天之本屬土生長萬物者也若脾氣在雖病甚至死此法試之極驗

腎俞二穴在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凡一切大病於此灸二三百壯蓋腎爲一身之根蒂先天之

真源本牢則不死又治中風失音手足不遂大風癱疾

三里二穴在膝眼下三寸胫骨外筋內宛中舉足取之治兩目瞠瞞不能視遠及腰膝沉重行步乏力

此證須灸中腕臍下待灸瘡發過方灸此穴以出熱氣自愈

承山二穴在腿肚下挺脚指取之治腳氣重行步少力

湧泉二穴在足心宛宛中治遠年脚氣腫痛或脚心連脛骨痛或下粗腿腫沉重少力可灸此穴五十

壯

腦空二穴在耳尖角上排三指盡處治偏頭痛眼欲失明灸此穴七壯自愈

目明二穴，在口面骨二瞳子上，入髮際，治太陽連腦痛，灸三十壯。

腰膕二穴，在脊骨二十一椎下，治久患風腰疼，灸五十壯。

前頂二穴，在鼻上，入髮際三寸五分，治巔頂痛，兩眼失明。

附賣材灸法 計五十條

一中風半身不遂，語言蹇澀，乃腎氣虛損也，灸關元五百壯。

一傷寒少陰證，六脈緩大，昏睡自語，身重如山，或生黑脈，噫氣吐痰，腹脹足指冷過節，急灸關元三百壯。

可保。

一傷寒太陰證，身涼足冷過節，六脈弦緊，發黃紫斑，多吐涎沫，發燥熱，噫氣急，灸關元命關各三百壯。

傷寒惟此二證，害人甚速，仲景只以舌乾口渴為少陰，腹滿自利為太陰，餘皆歸入陽證條中，故致害人。

然此二證，若不早灸關元，以救腎氣，灸命關以固脾氣，則難保性命。蓋脾腎為一人一身之根蒂，不可不

蚤圖也。

舌乾口燥乃少陰本熱之證，仲景以大承氣急下，但此理非身登仲景之堂者不能知，非神於仲景之法者不能用。蓋火熱亢盛不用承氣，則燎原之害熾而生化之機息，可不畏哉。設本熱

假而標陰，伏誤用承氣，立見危亡矣。先生灸法，真保命全生之要業，醫之士切須審察，不可鹵莽而行之也。○仲景蓋以氣化而用承氣，若涉形藏別有治法，不可混關。

一腦疽發背，諸般疔瘡，惡毒，須灸關元三百壯，以保腎氣。

一急喉辨頤癰頰腫水穀不下此乃胃氣虛風寒客肺也灸天突穴五十壯穴在結喉下四寸

一虛勞欬嗽潮熱咯血吐血六脈弦緊此乃腎氣損而欲脫也急灸關元二百壯內服保元丹可保性命若服知柏歸地者立死蓋苦寒重損其陽也虛勞而致六脈弦緊即是腎氣損脫乃今之醫治虛勞者脈至微細急疾尙用寒涼真視人如草芥也此種人不知

作何結果

一水腫膨脹小便不通氣喘不臥此乃脾氣大損也急灸命關二百壯以救脾氣再灸關元三百壯以扶腎水自運消矣

一脾泄注下乃脾腎氣損二三日能損人性命亦灸命關關元各二百壯

一休息痢下五色膿者乃脾氣損也半月間則損人性命亦灸命關關元各三百壯

一霍亂吐瀉乃冷物傷胃灸中脘五十壯若四肢厥冷六脈微細者其陽欲脫也急灸關元二百壯

一瘧疾乃冷物積滯而成不過十日半月自愈若延綿不絕乃成脾瘧氣虛也久則元氣脫盡而死灸中脘及左命關各百壯

一黃疸眼目及遍身皆黃小便赤色乃冷物傷脾所致灸左命關一百壯忌服涼藥若兼黑疸乃房勞傷腎再灸命關三百壯命關當作命門

一番胃食已即吐，乃飲食失節，脾氣損也。灸命關二百壯。

尸厥，不省人事，又名氣厥。灸中脘五十壯。

一風狂妄語，乃心氣不足，爲風邪客於包絡也。先服睡聖散，灸巨關穴七十壯，灸瘡發過，再灸三里五十壯。

一脇痛不止，乃飲食傷脾。灸左命關一百壯。

一兩脇連心痛，乃悲怒傷肝脾腎三經。灸左命關二百壯，關元三百壯。

一肺寒，胸膈脹，時吐酸，逆氣上攻，食已作飽，困倦無力，口中如含冰雪，此名冷勞，又名膏肓病，乃冷物傷肺，反服涼藥，損其肺氣。灸中府二穴各二百壯。

一欬嗽病，因形寒飲冷，冰消肺氣。灸天突穴五十壯。

一久嗽不止，灸口俞二穴，各五十壯，卽止。若傷寒後，或中年久嗽不止，恐成虛癆，當灸關元三百壯。

一癘風，因臥風濕地處，受其毒氣，中於五藏，令人面目腫起如黑雲，或遍身如錐刺，或兩手頑麻。灸五藏俞穴，先灸肺俞，次心俞，脾俞，再次肝俞，腎俞，各五十壯。周而復始，病愈爲度。

一暑月發燥熱，乃冷物傷脾胃腎氣所致。灸命關二百壯，或心膈脹悶作疼，灸左命關五十壯。若作中暑。

服涼藥國死矣

一中風病方書灸百會肩井曲池三里等穴多不效此非黃帝正法灸關元五百壯百發百中

一中風失音乃肺腎氣損金水不生灸關元五百壯

一腸癖下血久不止此飲食冷物損大腸氣也灸神闕穴三百壯

一虛勞人及老人與病後大便不通難服利藥灸神闕一百壯自通

一小便下血乃房事勞損腎氣灸關元二百壯

一砂石淋諸藥不效乃腎家虛火所凝也灸關元三百壯

一上消病日飲水三五升乃心肺壅熱又喫冷物傷肺腎之氣灸關元一百壯可以免死或春灸氣海秋

灸關元三百壯口生津液

一中消病多食而四支羸瘦困倦無力乃脾胃腎虛也當灸關元五百壯

一腰足不仁行步少力乃房勞損腎以致骨痿急灸關元五百壯

一昏默不省人事飲食欲進不進或臥或不臥或行或不行莫知病之所在乃思慮太過耗傷心血故也

灸巨闕五十壯

一脾病致黑色痿黃，飲食少進，灸左命關五十壯，或兼黧色，乃損腎也，再灸關元二百壯。

一賊風入耳，口眼歪斜，隨左右灸地倉穴五十壯，或二七壯。

一耳輪焦枯，面色漸黑，乃腎勞也，灸關元五百壯。

一中年以上之人，口乾舌燥，乃腎水不生津液也，灸關元三百壯。若誤服涼藥，必傷脾胃而死。

一中年以上之人，腰腿骨節作疼，乃腎氣虛憊也。風邪所乘之證，灸關元三百壯。若服辛溫除風之藥，則

腎水愈涸難救。

一腿節間發赤腫，乃腎氣風邪著骨，恐生附骨疽，灸關元二百壯。

一老人滑腸困重，乃陽氣虛脫，小便不禁，灸神闕三百壯。

一老人氣喘，乃腎虛氣不歸海，灸關元二百壯。

一老人大便不禁，乃脾胃氣衰，灸左命關關元各二百壯。

一兩眼昏黑，欲成內障，乃脾胃氣虛所致，灸關元二百壯。

一瘰癧因憂鬱傷肝，或食鼠涎之毒而成，於瘡頭上灸三七壯，以麻油潤百花膏塗之，灸瘡發過愈。

一破傷風，牙關緊急，項背強直，灸關元穴百壯。

一。寒濕腰痛，灸腰俞穴五十壯。

一。行路忽上膝及腿，如錐，乃風濕所襲，於痛處灸三十壯。

一。脚氣少力，或頑麻疼痛，灸湧泉穴五十壯。

一。頑癬浸淫，或小兒禿瘡，皆汗出入水，濕淫皮毛而致也。於生瘡處，隔三寸灸三壯，出黃水愈。

凡灸大人，艾炷須如蓮子底闊三分，灸二十壯後，却減一分，務要緊實。若灸四肢及小兒，艾炷如蒼耳子大，灸頭面，艾炷如麥粒子大，其灰以鵝毛掃去，不可口吹。

如癩狂人不可灸，及膏粱人怕痛者，先服睡聖散，然後灸之。一服止，可灸五十壯，醒後再服，再灸。

扁鵲心書卷上終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 large,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impression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eaf.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but very ligh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扁鵲心書卷中

古神醫盧人扁鵲傳

宋太醫真定寶材重集

大清錢塘胡珏參論

傷寒

傷寒六脈浮緊，吟呻不絕，足指溫者，陽也。忌服涼藥，恐變為陰，害人性命。至六日發煩躁，乃陰陽換氣，欲作汗也。服當歸茯苓散，汗出而愈。

六脈緊大，或弦細不呻，吟多睡耳聾，足指冷肢節痛，發黃，身生赤黑，晝時發噫氣，皆陰也。灸關元三百壯。

服金液丹薑附湯，過十日半月，出汗而愈。若不早灸，反與涼藥者死。辨別陰陽不止于此，然熟體此二條則治傷寒證誤謬亦少。其灸法雖不能偏行若貧家無力而遇難起之病，不能備參藥，勉告以灸能活命，固肯依從，未必非仁術之一端。予每見時疫盛行之際，鄉陳死者比戶，心切憐之，倘盡心力，并合丹藥以濟之，不特己身蒙福，子孫亦必昌大。

若吐逆而心下痞，灸中腕五十壯。若微微發顫者，欲作汗。服薑附湯而愈。若少年壯實之人，傷寒至五六日，發狂踰垣上屋，胃中有積熱也。服大通散，輕者知母散亦愈。

傷寒四經見證

傷寒祇有四經，無少陽厥陰二經。夫寒之中人，如太陽主皮毛，故寒邪先客此經。陽明主胃，凡形寒飲冷，則傷之。太陰主脾，凡飲食失節，過食寒物，則傷之。少陰主腎，寒水喜歸本經也。故傷寒止有四經，若少陽

厥陰主肝膽，如憂思喜怒，方得傷之。寒病最少，如耳聾囊縮者，少陰也。寒熱口苦，乃陽病也。此四證俱不宜用寒涼藥也。言無少陽厥陰二經，非通論也。時醫見寒熱口苦耳聾，脇痛乾嘔吐逆，不辨陰陽，不審虛實，動云少陽首尾小柴胡和解，以爲穩妥，不知虛陽提越，內陰愈甚，變爲躁擾不安，胸膈痞悶，口渴譫妄，脈體弦急，更云內熱已深，輕則瀉心，白虎重則陷胸，承氣不至。冰脫不已，至若厥陰標陰本風中見火化證來，錯雜人多不識，誤死者多矣。

太陽見證

太陽寒水，內屬膀胱，故脈來浮緊，外證頭疼發熱，腰脊強，惟服平胃散，至六七日，出汗而愈，蓋胃氣不虛，傳徧經絡自愈也。仲景以爲陽證，乃與涼藥，隨經而解，反攻出他病，甚者變爲陰證，六脈沉細，發厥而死，急灸關元，乃可復生。如本經至六七日發戰者，欲作解而陽氣少也。服薑附湯出汗而愈。仲景圓機活法論中救誤者甚多，何嘗能誤人哉！其誤人者，乃後人誤用仲景法而誤之耳。於仲景何尤。

陽明見證

陽明燥金，內屬於胃，六脈浮緊而長，外證目痛發熱，手足溫，呻吟不絕，服當歸柴胡湯，平胃散，仲景反言熱深厥亦深，此誤也。若果發昏厥，兩目枯陷不能昇者，急灸中脘五十壯，漸漸省人事，手足溫者生，否則死。仲景厥陰證中有厥熱多身之論，不過陰邪正之進退，察陰陽之消長，示人爲治之活法，無偏無倚，何誤之有。

太陰見證

太陰濕土內屬于脾其脈弦外證不呻吟四肢不痛身不甚熱時白汗自利手足冷多痰唾服保元丹
薑附湯十日後汗出而愈此證溫治若早愈亦甚速稍不審察害人亦易又一證發黃生紫斑咽乾燥噫氣者此名陰燥陰黃服
鍾乳粉十日後汗出而愈庸醫或誤認陽證涼之即死

少陰見證

少陰君火內屬于腎其脈弦大外證肢節不痛不呻吟但好睡足指冷耳聾口乾多痰唾身生赤黑罅時
發噫氣身重如山煩躁不止急灸關元三百壯內服保元丹薑附湯過十日汗出而愈若作陽證誤服涼
藥以致發昏譫語循衣摸牀吐血脈細乃真氣虛腎水欲涸也仲景反曰急下之以救腎水此誤也真氣
既虛反用涼藥以攻其裏是促其死也急灸關元三百壯可保無虞少陰本熱標寒而又中見太陽本熱之證固不易治況標陰為疾千頭萬緒變態百出令人接應不暇然只在初時體察真切用灸用溫亦非難事良由初著一錯貽誤到底害人不少至若無本熱而又無中見之太陽一派陰寒必死無疑或速灸關元重投丹附亦在於覺之早庶望其生○少陰誤治而變諸敗逆證誠為費手先生之論專屬形藏故尚溫補仲景之論惟言氣化故主承制然論中用溫者多下者不過數條而已況標本氣化今古難明非神於仲景之法者不能倘於急下證而誤溫殺人反掌急溫證而誤下寬沉海底嗟嗟醫之為道誠難矣

傷風傷寒

脈浮為風脈緊為寒仲景分為兩途故有麻黃桂枝之說此誤也然傷寒乃太陽本氣受傷不可大汗但

服薑附湯自愈，不必穿鑿他求，以為精也。浮風緊寒，古人通論解肌發表定法，難磨仲景不可訾也。至若法斷不可緩。○傷風輕淺之證，初起咽喉疼痛，鼻中火出，此風邪外傷毛腠，抑遏陽氣，故現此耳。醫者不明，誤用寒涼，馴致重大。

挾食冷物

脈沈為胃氣寒，緊為冷氣盛，滑則食不消。其證頭痛，發熱，嘔吐，心下痞，時或腹痛，服丁香丸，來復丹，若冷物不消，薑澄茄散，胃虛者，平胃散，理中丸。

中濕

三四月間，人感潮濕之氣，名曰濕病。或六七月大雨時行，恣飲冰水冷物，亦名中濕。則令人寒熱自汗，陽則脈緊，肢節痛，足指溫，服朮附湯。陰則脈沉而緊，肢節不痛，身涼自利，足指冷，服薑附湯。不可發汗，汗則必發煩躁，虛汗不止，或發黃腫。若服涼藥，則泄瀉而死。先生於此證，雖分陰陽，而用附子，則一。今人於六用寒涼，及至發腫瀉泄，而猶云暑毒未清，又行攻下，不至醫殺不止，實可痛心。

陰毒

或腎虛人，或房事後，或胃發冷氣，即腹痛煩躁，甚者囊縮，昏悶而死。急灸關元一百壯，內服薑附湯，保元丹，可救一二。若遲則氣脫，雖灸亦無益矣。審證的確，即當速救，不可因循致歸絕路。

老人傷寒

切忌發汗及吐下，蓋元氣盛則邪不能為害，傳編經絡自愈。仲景不敢補，反攻邪氣，致正氣受傷，誤人多矣。凡遇此證，只用葛附湯，多服自然解散。元虛而受攻傷，正何必老人。仲景醫之聖者，甯不知此。

陰陽換氣

凡傷寒，陽證欲作汗，陰證已加灸，真元欲復，與邪氣分爭，必發寒戰，身軀昏迷，牙關微緊，四肢微厥，乃陰陽換氣也。一二時辰，自然腋下汗出而愈。陰陽換氣，即今之所謂戰汗，須預告病家，令其不必驚駭。否則闔室惶惶，讒言蜂起，彼時一劑誤投，遂有生死之判。

傷寒譫語

凡傷寒譫語，屬少陰，仲景屬陽明誤也。陽明內熱必發狂，今止譫語，故為少陰。仲景皆指神虛未嘗不屬少陰也。急灸關元三百壯，若灸後仍不止者死。

傷寒衄血

凡鼻衄不過一二盞者，氣欲和也。不汗而愈。若衄至升斗者，乃真氣脫也。針關元入三寸，留二十呼，血立止。再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不然恐成虛勞中滿。當解當清當溫當補，審證施治庶幾無誤。

勞復

傷寒瘥後，飲食起居勞動，則復發熱，其候頭痛，身熱煩躁，或腹疼，脈浮而緊，此勞復也。服平胃散分氣丸，汗出而愈。若連服三四次，不除者，此元氣大虛故也。灸中脘五十壯。勞復證，仲景數方用須斟酌，第一須審邪氣之有無，辨寒熱之多寡，以施

治則無誤矣

汗後大便下赤水或膿血

此乃胃中積熱未除，或服丹附而致，宜服黃連當歸芍藥湯，下膿者，如聖餅，化積而愈。經云：熱雖甚不死。若陰氣盛，則殺人于頃刻，戒之。熱藥之過一涼可解涼藥之誤十熱難瘳又積熱易解而易治沉陰難愈而難明臨證之工大宜體認

汗後發噦

由于脾胃虛弱，冷氣上奔也。服薑附湯來復丹。

此證當是發死若噦證無死人之理，觀後二案可見

治驗

一人傷寒，至八日，脈大而緊，發黃，生紫斑，噦氣，足指冷至脚面，此太陰證也。最重難治，為灸命關五十壯，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鍾乳粉，四日，汗出而愈。

一人患傷寒，至六日，脈弦緊，身發黃，自汗，亦太陰證也。先服金液丹，點命關穴，病人不肯灸，傷寒惟太陰少陰二證，死人最速，若不早灸，雖服藥無效，不信。至九日，瀉血而死。不聽良言，往往至此，及至證變而下血，俗醫猶謂疏真熱，是病

爲排擠反用寒涼以下石至死衆口嘖嘖總發熱
藥之害婆心遭謗不一而足然有矢道何恤人言

一人病傷寒至六日微發黃一醫與茵陳湯次日更深黃色徧身如梔子此太陰證誤服涼藥而致肝
木侮脾余爲灸命關五十壯服金液丹而愈傷寒發黃雖有陰陽之異然脾家
陰濕而爲陰黃者多不可不知

一人患傷寒初起卽厥逆脈一息八九至諸醫以爲必死余曰乃陰毒也與薑附湯一盞至半夜汗出
而愈若以脈數爲熱下涼藥必死無疑俗醫視此必以爲痧證禁服官料藥
專行焯刺縱飲冷水不致冰脫不已

肺傷寒

肺傷寒一證方書多不載誤人甚多與少陰證同但不出汗而愈每發于正二臘月間亦頭疼肢節痛發
熱惡寒欬嗽脈緊與傷寒略同但多欬嗽耳不宜汗服薑附湯三日而愈若素虛之人邪氣深入則昏睡
譫語足指冷脈浮緊乃死證也急灸關元三百壯可生不灸必死服涼藥亦死蓋非藥可療也肺傷寒之
證今人多
認爲重傷風非溫平誤事卽寒涼殺人予於此證略有分曉然不免因人檢點苟
遇知己用之無疑應酬通治不過薑甘桂辛而已設概用薑附往往遭人謗毀

治驗

一人患肺傷寒頭痛發熱惡寒欬嗽肢節疼脈沉緊服華蓋散黃耆建中湯略解至五日昏睡譫語四
肢微厥乃腎氣虛也灸關元百壯服薑附湯始汗出愈此證與雍正六年自春徂夏時氣大同時俗皆
禁服藥藥則有誤不知非藥誤人乃庸人不明

此理妄投涼藥之誤耳
苟具隻眼焉得有誤

疽瘡

有腰疽、背疽、腦疽、腿疽，雖因處以立名，而其根則同。方書多用苦寒敗毒之藥，多致剝削元氣，變為陰疽。侵肌蝕骨，潰爛而亡。不知內經云：脾胃氣虛，寒氣客于經絡，血氣不通，著而成疾。若真氣不甚，虛邪氣不得內陷，則成癰。蓋癰者，壅也。血氣壅滯，故大而高起。屬陽易治。若真氣虛甚，則毒邪內攻，附貼筋骨，則成疽。蓋疽者，阻也。邪氣深而內爛，阻人筋骨，屬陰難治。其始發也，必憎寒壯熱，急服救生湯五錢，再服全好。甚者即於痛處灸三五壯。陰疽卽三五十壯亦不爲過如痛者屬陽易治，若不痛乃疽瘡也。急服保元丹以固腎氣，若轉用涼藥，則陽變爲陰，或不進飲食而死。急灸關元可生。近世瘍醫祇記一十三味方，不問邪之深淺，感審七惡，槩用此方，更加涼解，卽見純陰冷毒而猶云半陰半陽，總以發散解毒爲良法。及至寒涼冰伏，尙云毒盛內攻，或見神情躁擾，終認火熱未清，小證變大，淺證變深。若遇大證，未有不受其害者。世謂外科拉折腿醫亦不盡然。人之無良，亦或有之。其餘實由學問未精，譏證不確。陰陽錯亂，虛實混淆，變證之來，全然不曉，有似故意害人，其實非本心也。

治驗

一人病腦疽，六日危篤，不進飲食。余曰：年高腎虛，邪氣滯經也。令服救生湯，卽刻減半。夜間再進一服。

全安

一人忽患偏身拘急，來日陰囊連莖腫大如斗，六脈沉緊，余曰：此陰疽也。幸未服解毒涼藥，若服之則莖與辜丸必皆爛去而死。急令服救生湯五錢，又一服全安。

一老婦腦後作痛，憎寒拘急，余曰：此欲發腦疽也。急服救生湯，三服全愈。

余治一婦，新產深居密室，頭面偏體生札馬疔，外科與清火敗毒藥二劑，立時消去。其家甚喜。次日胸中氣悶，渴燥不已，神氣異常。至晚腹痛泄瀉，身熱體倦，嘔惡不食。揚醫云：暑毒內攻，更與連施涼劑煎訖，將進。適余至診，其脈空散無根，一息七八至，乃裏虛毒陷也。即以異功加薑附飲之。次日瀉止，神清食粥不嘔。又一劑而札馬疔仍復發出，亦不如前之痛苦矣。夫札馬疔小疾耳，涼解一誤，尙變脫陷，況大毒乎！記此以爲瘍醫寒涼之戒。精方脈者亦不可不明此理。

凡一切癰疽發背疔瘡乳癰癩毒，無非寒邪滯經，只以救生湯服之。重者減半，輕者全安，百發百中。

喉痹

此病由肺腎氣虛，風寒客之，令人頤頷粗腫，咽喉閉塞，湯藥不下，死在須臾者，急灌薑藥子散，吐出惡涎而愈。此病輕者治肺，服薑附湯，灸天突穴五十壯，亦好。重者服鍾乳粉，灸關元穴，亦服薑附湯。

治驗

一人患喉痹，痰氣上攻，咽喉閉塞，灸天突穴五十壯，即可進粥，服薑附湯，一劑即愈。此治肺也。

一人患喉痹，頤頷粗腫，粥藥不下，四肢逆冷，六脈沉細，急灸關元穴二百壯，四肢方暖，六脈漸生，但咽

喉尚腫，仍令服黃藥子散，吐出稠痰一合，乃愈。此治腎也。

一人患喉痹，六脈細，余爲灸關元二百壯，六脈漸生。一醫曰：此乃熱證，復以火攻，是抱薪救火也。遂進涼藥一劑，六脈復沉，咽中更腫，醫計窮，用尖刀于腫處刺之，出血一升而愈。蓋此證忌用涼藥，痰見寒則凝，故用刀出其肺血而腫亦隨消也。先生治肺治腎之法，千古卓見，況咽喉之證，風火爲患，十有二致，冰若元本虧損，未有不閉關死者。所以咽喉妙法，第一開豁痰涎，痰涎既湧，自然通快。然後審輕重，以施治。薑附灼艾，誠爲治本之法，但人多畏之，而不肯用耳。然當危急時，亦不可避忌，強爲救治，亦可得生也。至于刺法，亦須知之。

雍正四年，咽喉證甚，行友人之子沈禮庭亦患喉痹，次日卽瀕予診。其兩寸無力，兩尺空散，乃陰虛火動，以七味丸作湯與服。一劑證雖未減，而痛勢少緩。鄰家強其延喉科視之，彼醫笑予動輒用熱藥，不知此乃陽明熱甚，證火性急速，故一日而喉卽腐潰，豈可用溫補劑耶？乃投白虎二劑，服未半而神氣改常，語言錯亂，甚至顛倒不眠。其家惶急，復延予診，其脈亂而八九至。予曰：果病陽明燥火，石膏實爲良劑，今係無根之燄，而妄用白虎，使胃絡陷下而不能上通，故心神失守，以歸脾湯加桂飲之，甫一劑而神恬脈靜，矣。噫！彼喉科一無學之人，妄爲評品，大方亂投湯藥，幾至殺人，亦愚矣。

虛勞

此病由七情六慾，損傷脾胃，早尙易治，遲則難愈，必用火灸，方得回生。若用溫平藥，及黃耆建常鱉甲飲之類，皆無益于病，反傷元氣。其證始則困倦少食，額上時時汗出，或自盜汗，口乾欬嗽，四肢中冷，漸至欬吐鮮血，或咯血，多痰，蓋腎脈上貫肝膈，入肺中，腎既虛損，不能上榮於肺，故有是病。治法當同陰證治之。

先於關元灸二百壯以固腎氣，後服保命延壽丹，或鍾乳粉服三五兩，其病減半，一月全安。若服知柏地黃當歸之屬，重傷脾胃，是促其死也。切忌房事，然此病須早灸，遲則無益。丹藥亦不受矣。服之反發熱，煩乃真脫故也。若童男女得此病，乃胎秉怯弱，宜終身在家。若出嫁犯房事，再發必死。

治驗

一人病欬嗽，盜汗發熱，因倦減食，四肢逆冷，六脈弦緊，乃腎氣虛也。先灸關元五百壯，服保命延壽丹二十丸，鍾乳粉二錢，間日服金液丹百丸，一月全安。

一人病欬嗽，證脈與上條同，但病人怕灸，止服延壽丹五十粒，金液丹百粒，鍾乳粉二兩，五日減可，十日脈沉緩，乃真氣復也。仍服前藥一月全安。蓋此病早治，不灸亦可，遲必加灸，否則難治。

一幼女病欬嗽，發熱嗜血，減食，先灸臍下百壯，服延壽丹黃耆建中湯而愈。戒其不可出嫁，犯房事必死。過四年而適人，前病復作。余曰：此女胎稟素弱，只宜固守終老，不信余言，破損天真，元氣將脫，不可救矣。強余丹藥服之，竟死。

一人額上時時汗出，乃腎氣虛也。不治則成癆瘵。先灸臍下百壯，服金液丹而愈。

一人夜多虛汗，亦腎氣虛也。服全真丹黃耆建中湯而痊。

一婦人產後虛汗不止，乃脾胃虛也。服金液丹、全真丹、當歸建中湯而愈。凡童男女乘氣虛多汗者，亦同此治。

一人每日四五遍出汗，灸關元穴亦不止。乃房事後飲冷傷脾氣，灸左命關百壯而愈。

一婦人傷寒瘥後轉成虛勞，乃前醫下冷藥損其元氣故也。病人發熱欬嗽吐血少食，為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保命四神鍾乳粉一月全愈。

脾胃者先後天之本，與元也。虛勞之病雖有五藏之殊，其原皆由于脾胃受病而脾胃之治殊難見效。不知腎之元于生陽脾之本于焦火，溫溫不息。元本自充自然真水流行津液四布，精神內守烟焰不生。五藏無偏頗之虞，水火有交濟之益，何難治之有哉？奈何世人不察，習用寒瀉，不敢不問，有知脾胃之當保者，不過玉竹沙參生脈六味溫平之劑而已。知先生之法者，有幾人哉？但恨起石無真鍾乳，多偽合丹救濟亦屬徒然。惟有艾火庶可求全人，又不肯耐疼忍痛，應名數病，此證之獲愈者所以千百而無一二也。予具熱腸動遠庸俗，明知難起之疾，勉投桂附十中亦起一二，其終不愈者不免多口之來。予亦無庸置辨，彼蒼者天，諒能默鑒予救世之衷也。因略舉治愈數人附記。

于後以為吾黨型式，俾知溫補之可以活人而不為流俗所惑，不因譏毀縮手也。

友人沈蔭昌兄因患伏兔疝膿，血過多有傷元本，變為虛勞，服滋陰劑過多喘急吐血，飲食少進。予診之脈弦急有七八至，面色純青，喘欬氣急，臥難著席，身熱汗出，涎沫不收，虛脫之證已悉見矣。又貧乏無力，用參乃予建中重投者，桂一服而喘定安眠，涎沫與血俱減。

大半第病久而脾胃過傷，胃氣難復，投桂附加參錢許月餘而痊。

王在庭之室病虛勞十餘載，喘促吐沫，嘔血不食，形體骨立。諸醫束手，延予診視，見其平日之方皆滋陰潤肺，溫平之劑。予曰：以如是之病而用如是之藥，自然日趨鬼極。焉望生機，獨不思仲景云：欬者則劇欬，吐涎沫以脾虛也。又昔賢云：腎家生陽不能上交于肺，則喘又云：脾虛而肺失生化之原，則喘令脾胃敗脫，用藥如此，焉望其生。乃重投參耆薑附等二劑，而喘定緣泄瀉更甚，再加黃蘗十餘劑而

癩瀉十七又灸關元因畏痛只灸五十壯迄今十餘年而形體大健矣

一中年婦夜熱欬嗽本小疾耳為張李二醫合用滋陰退熱藥月餘致面青脈急喘促吐血嘔沫日數升飲食不進二醫束手覆而不治予為重用參附十餘劑而安此非其本原受虧乃藥誤所致故收功也

中風

此病皆因房事六慾七情所傷真氣虛為風邪所乘客子五藏之俞則為中風偏枯等證若中脾胃之俞則右手足不用中心肝之俞則左手足不用大抵能任用但少力麻痺者為輕能舉而不能用者稍輕全不能舉動者最重邪氣入藏則廢九竅甚者卒中而死入府則壞四支或有可愈者治法先灸關元五百壯五日便安次服保元丹一二斤以壯元氣再服八仙丹八風湯則終身不發若不灸臍下不服丹藥雖愈不過三五年再作必死然此證最忌汗吐下損其元氣必死大凡風脈浮而遲緩者生急疾者重一息八九至者死中風之證古方書雖有中藏中府中經脈之別然其要不過閉證與脫證而已閉證雖屬實而虛者不少或可用開關通竅行痰疎氣之劑開竅一開痰氣稍順急當審其形藏察其氣血而調治之更視其氣證之有無虛實之孰勝或補或瀉再佐以先生之法庶幾為效速而無虞廢難起之患矣至若脫證惟一于虛重劑參附或可保全然不若先生之丹艾為萬全也予見近時醫家脫證已具三四而猶云有風有痰雖用參附而必佐以秦艽天麻膽星竹瀝冰陷疎散是誠不知緩急者也烏足與論醫道哉

治驗

一人病半身不遂，先灸關元五百壯，一日二服，八仙丹，五日一服，換骨丹，其夜覺患處汗出，來日病減四分，一月全愈，再服延壽丹半斤，保元丹一斤，五十年病不作，千金等方，不灸關元，不服丹藥，惟以尋常藥治之，雖愈難久。

一人患左半身不遂，六脈沉細無力，余曰：此必服峻利之藥，損其真氣，故脈沉細。病者云：前月服捉虎丹，吐涎二升，此後稍輕，但未全愈耳。余嘆曰：中風本因元氣虛損，今服吐劑，反傷元氣，目下雖減，不數日再作，不復救矣。不十日果大反復，求治于余，雖服丹藥，竟不能起。

癘風

此證皆因暑月，仰臥濕地，或房勞後，入水冒風，而中其氣，令人兩目壅腫，雲頭斑起，或肉中如針刺，或麻痺不仁，腫則如癰疽，潰爛筋骨而死。若中肺俞，名曰肺癰，易治；若中脾胃腎俞，名曰脾胃腎癰，難治。世傳醫法，皆無效驗。黃帝正法，先灸肺俞二穴，各五十壯，次灸心俞，次脾俞，次肝俞，次腎俞，如此周而復始，全愈為度。內服胡麻散，換骨丹，各一料，然平人止灸亦愈。若爛見筋骨者，難治。經云：脈風成爲癘，蓋風風邪留于脈中，淹纏不去，而癘風成矣。其間有傷營傷衛之別，傷營者營氣熱，膈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癩潰，傷衛者風氣與太陽俱入，行于脈，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犯，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腠理而有癩。○此證感天地毒癘濁惡之氣，或大醉房勞，或山嵐瘴氣，而成毒在氣分，則上體先見毒在血分，則下體先見氣血俱受，則上下齊見，更須分五臟之毒，肺則皮生白屑，眉毛先落，肝則面發紫泡，腎

厥脫無光，痛或穿胸，則遍身如蠲，心則雙目受損，此五藏之毒病之重者也。又常知五死之證，皮死，有木不仁，肉死，割刺不痛，血死，潰爛，癱瘓，筋死，指甲脫落，骨死，鼻柱崩塌，此五藏之傷病之至重者，難治。若至香啞目盲，更無及矣。

治驗

一人面上黑腫，左耳下起雲，紫如盤蛇，肌肉中如刀刺，手足不知痛，詢其所以，因同僚邀遊，醉臥三日，覺左臂黑腫如蛇形，服風藥漸減，今又發，余曰：非風也，乃濕氣客五藏之俞穴，前服風藥，乃風勝濕，故當暫好，然毒根未去，令灸腎俞二穴，各百壯，服換骨丹一料，全愈，面色光潤如故。

一人遍身赤腫如錐刺，余曰：汝病易治，令灸心俞、肺俞四穴，各一百壯，服胡麻散二料而愈，但手足微不隨，復灸前穴五十壯，又服胡麻散二料，全愈。

一人病癘，證鬚眉盡落，面目赤腫，手足悉成瘡，令灸肺俞、心俞四穴，各十壯，服換骨丹一料，二月全愈，鬚眉更生。

風狂

此病由於心血不足，又七情六慾，損傷包絡，或風邪客之，故發風狂，言語無倫，持刀上屋，治法，先灌睡聖散，灸巨闕二三十壯，又灸心俞二穴，各五壯，內服鎮心丹，定志丸。此證有湯明脈盛而為熱狂者，清涼可愈，也有暴折而難決為怒狂者，奪其食。

則已治之以生鐵落飲二證皆狂之實者也然虛證常多不可誤治設一差訛害人反掌有心血不足而病者有腎水虧損而病者有神志俱不足而病者有因驚恐而病者有因妄想而病者是皆虛證體察而治斯無悖矣

治驗

一人得風狂已五年時發時止百法不效余爲灌睡聖散三錢先灸巨闕五十壯醒時再服又灸心俞五十壯服鎮心丹一料余曰病患已久須大發一回方愈後果大發一日全好

口眼喎斜

此因賊風入會于陽明之經其脈挾口環唇遇風氣則經脈牽急又風入手太陽經亦有此證治法當灸地倉穴二十壯艾炷如小麥粒大左喎灸左右喎灸右後服八風散三五七散一月全安

此證非中風兼證之口眼喎斜

乃身無他苦而單現此者是賊風之客也然有筋脈之異傷筋則痛傷脈則無痛稍有差別治法相同

破傷風

凡瘡口或金刀破處宜先貼膏藥以禦風不然致風氣入內則成破傷風此證最急須早治遲則不救若初得此時風客太陽經令人牙關緊急四肢反張項背強直急服金華散連進二三服汗出卽愈若救遲

則危篤，額上自汗，速灸關元三百壯，可保。若真氣脫，雖灸無用矣。此證所患甚微，爲害甚大，雖一毛孔之微，腫起不食，有友人詢余，余曰：此破傷風也，速灸爲妙。瘍醫認作蛇疔，治以寒涼，不數日發瘡而死。

洗頭風

凡人沐頭後，或犯房事，或當風取涼，致賊風客入太陽經，或風府穴，令人卒仆，口牙皆緊，四肢反張，急服薑附湯，甚者灸石門穴三十壯。此證若無房事之傷，焉至於此。慎之慎之。

牙槽風

凡牙齒以刀針挑之，致牙根空露，爲風邪所乘，令人齒齲，急者潰爛於頃刻，急服薑附湯，甚者灸石門穴。腎主骨齒，乃骨之餘，破傷宜露風邪，直襲腎經，致潰爛於頃刻，含薑附而用寒涼，爲變可勝道哉。

水腫

此證由脾胃素弱，爲飲食冷物所傷，或因病服攻剋涼藥，損傷脾氣，致不能通行水道，故流入四肢百骸，令人偏身浮腫，小便反澀，大便反泄，此病最重。世醫皆用利水消腫之藥，乃速其斃也。治法先灸命關二百壯，服延壽丹、金液丹，或草神丹，甚者薑附湯，五七日病減，小便長，大便實，或潤能飲食爲效。惟喫白粥一月後，喫餅麵無妨，須常服金液丹來復丹，永瘥。若曾服芫花大戟通利之藥，損其元氣，或元氣已脫，則

不可治，雖灸亦無用矣。若灸後瘡中出水，或雖服丹藥而小便不通，皆真元已脫，不可治也。脈弦大者易治，沉細者難痊。

治驗

一人病四肢皆腫，氣促，食則脹悶，止喫稀粥。余令日服金液丹百粒，至四日覺大便滑，再二日乃令喫麵食，亦不妨，蓋治之早也。

一婦人病面脚皆腫，飲食減少，世醫皆作血虛治之，不效。余曰：非血病，乃脾胃虛也。今日服延壽丹十粒，全真丹五十粒，至十日覺大便滑，病愈。

俞翰林母七旬餘，平日患欬喘，痰紅，常服滋陰涼潤之劑。秋月忽患水腫，喘急，難臥，日漸腫脹，飲食少進，進則氣急，欲死。請醫用藥無效，乃延予治。六脈弦大而急，按之益勁而空。予曰：此三焦火氣虛，備不能歸根而浮於外，水隨氣奔，致充郭郭而溢，皮腠必須重溫以化，否則不救。彼云：吾素內熱，不服溫補片薑入口，痰即帶紅。先生所論，故是第恐熱藥不相宜也。予曰：有是病服是藥，成見難執。且六脈緊大，陽已無根，無根即脫矣。此皆平日久服寒涼所致。若再捨溫補，不用恐無生理。請辭彼云：但不迫動血，證取不從命。予以附桂薑黃十味入參三錢，不三劑而腹有皺文，八劑全消，飲食如故。又二劑而全愈，痰喘吐衄，舊證竟不發矣。

一婦因子遠出，饜殮不給，憂愁成病，變為水腫，喘急，溺飲不入者月餘矣。友人見予談及此婦，乃謂予曰：肯以一好事否？予曰：既云好，事焉敢違。命遂偕往診。見其六脈欲絕，臍突，腰圍，喘難著，席脾腎之敗，不可為矣。因處十味方，命服四劑，喘微定而腫漸消。覺思飲食，復診其脈，微有起色。又四劑而腫消，食進矣。嗟嗟若藥而不治，雖不由我而死，而實我殺之也。友人亦大快。

膨脹

此病之源，與水腫同，皆因脾氣虛衰而致，或因他病攻損胃氣，致難運化而腫大如鼓也。病本易治，皆由方書多用利藥，病人又喜于速效，以致輕者變重，重者變危，甚致害人。黃帝正法，先灸命關百壯，固住脾氣，灸至五十壯，便覺小便長，氣下降，再灸關元三百壯，以保腎氣，五日內便安。服金液丹、草神丹，減後止。許吃白粥，或羊肉汁、泡蒸餅食之。瘥後常服全真丹，來復丹，凡臌脹、脈弦緊易治，沉細難痊。此病若帶四子早尚可奏功，若單腹脹而更青筋浮露者，難治，苟能看破一切視世事如浮雲，置此身于度外，方保無虞。次則慎起居，節飲食，遠房幃，戒情性，重溫急補，十中可救二三。先生之丹，用之得宜，真庶幾乎。

治驗

一人因飲冷酒，吃生菜，成泄瀉，服寒涼藥，反傷脾氣，致腹脹，命灸關元三百壯，當日小便長，有下氣，又服保元丹半斤，十日即愈，再服全真丹，永不發矣。

暴注

凡人腹下有水聲，當即服丹藥，不然變脾泄，害人最速。暴注之病，由暑月食生冷太過，損其脾氣，故暴注下泄，不早治，三五日瀉脫元氣，方書多作尋常治之，河間又以為火，用涼藥，每害人性命。治法當服金液丹、草神丹、霹靂湯、薑附湯，皆可。若危篤者，灸命關二百壯，可保。若灸遲，則腸開洞泄而死。脾泄之病，世人輕忽，時醫亦避。

視之而不知傷人最速鹽商薛汝良午間注泄肺時即厥冷不禁及余診視已黃昏矣兩
手脈皆絕予曰病已失守不可為矣速灸關元重投參附竟不能救先生之論誠非謬也

治驗

一人患暴注因憂思傷脾也服金液丹霹靂湯不效蓋傷之深耳灸命關二百壯小便始長服草神丹
而愈

休息痢

痢因暑月食冷及濕熱太過損傷脾胃而致若傷氣則成白痢服如聖餅全真丹金液丹亦可若傷血則
成赤痢服阿膠丸黃芩芍藥湯初起腹痛者亦服如聖餅下積血而愈此其輕者也若下五色魚腦延綿
日久飲食不進者此休息痢也最重不早治十日半月害人性命治法先灸命關二百壯服草神丹霹靂
湯三日便愈過服寒涼下藥必死痢至休息無已者非處治之差即調理之誤或飲食之過所以止作頻
仍延綿不已然欲使其竟止亦頗費手有肺氣虛陷者有腎陰不足者
有脾腎兩虧者有經脈內陷者有肝木乘脾者有腐穢不清者有固澀太早者有三焦失運者有濕熱傷
脾者有生陽不足者有孤陰注下者有暑毒未清者有陰積腸蠱者有風邪陷入者一一體察得其病情
審治的當自
能應手取效

治驗

一人病休息痢已半年元氣將脫六脈將絕十分危篤余為灸命關三百壯關元三百壯六脈已平痢

已止兩脇刺痛，再服草神丹霹靂湯，方愈。一月後，大便二日一次矣。
一人病休息痢，余令灸命關二百壯，病愈二日，變注下，一時五七次，令服霹靂湯，二服立止，後四肢浮腫，乃脾虛欲成水脹也。又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十兩，一月而愈。

內傷

由飲食失節，損其脾氣，輕則頭暈發熱，四肢無力，不思飲食，脈沉而緊，服來復全真及平胃散，重者六脈浮緊，頭痛發熱，吐逆，心下痞，服藜澄茄散，來復全真而愈。若被庸醫轉下涼藥，重損脾氣，變生他病，成虛勞，腹脹，泄瀉等證，急灸中脘五十壯，關元百壯，可保全生。若服涼藥速死。內傷之證，飲食其一端也。又有惡怒奇愁，皆由七情不以次入，直傷五藏，更有由房室跌撲而成內傷者，臨證之工不可不察。

霍亂

霍亂由于外感風寒，內傷生冷，致陰陽交錯，變成吐瀉。初起服珍珠散二錢，即愈。或金液丹百粒，亦愈。如寒氣入腹，攢于筋脈，致筋抽轉，即以瓦片燒熱，紙裹烙筋轉處，立愈。若吐瀉後，胃氣大損，六脈沉細，四肢厥冷，乃真陽欲脫，灸中脘五十壯，關元三百壯，六脈復生，不灸則死也。霍亂之證，二焦失運，中土受傷，一時心疼腹痛，吐利頻作，揮霍撩亂，煩劇，不得大法，溫其三焦，調其中土，一劑可愈。至若厥冷無脈，非重用溫補不可。否則轉筋入腹而死。近世時醫不云中暑，即言痧發，禁用官料，競事涼冰，刺其肅英針，其曲澤以大泄其血，不知脾胃受傷，中焦

之榮血已竭而復大泄之譬下井而投以石也此種醫人不顧人命真狠心虎腹人耶存救人之心者當須體察

暑月傷食泄瀉

凡暑月飲食生冷太過傷人六府傷胃則注下暴泄傷脾則滑泄米穀不化傷大腸則瀉白腸中痛皆耳服金液丹霹靂湯三日而愈不愈則成脾泄急灸神闕百壯神闕恐是命關之誤難經雖言五泄不傳治法凡一應泄瀉皆依此法治之

治驗

一女人因泄瀉發狂言六脈緊數乃胃中積熱也詢其丈夫因吃胡椒生薑太多以致泄瀉五日後發狂言令服黃芩知母湯而愈平日恣啖炙博喜食椒薑胃中積熱者有此一證臨證自明然亦希遇更有瀉脫津液致舌胎乾燥發熱神昏譫妄不甯者此脾腎大虛法當溫補

若用寒涼虛脫立見

痢疾

凡人多食生冷濕熱傷其脾胃致成痢疾初起服如聖餅子下積而愈若無大便止下赤膿者乃胃有大熱傷血也宜當歸芍藥湯阿膠湯若下白膿者乃飲食冷物傷大腸也服桃花湯全真丹而愈若腹痛發熱昏睡六脈洪數純泄赤膿乃熱氣滯于腸胃也名痞壅痢亦有錯服熱藥而得者服黃連丸甚者大瀉

散痢疾固當化積清熱香連承氣等方用果得宜何嘗不應乎而愈者涉脾胃虛寒經脈內陷三焦失運少而致者又不可不以溫補爲要也蓋熱藥之誤易于轉手涼藥之誤救治殊難虛衷以應臨證誤人自

傷脾發潮熱

此因飲食失節損及脾胃致元氣虛脫令頭昏脚弱四肢倦怠心下痞悶午後發熱乃元氣下入陰分也服全真丹葶澄茄散三月而愈若服滋陰降火涼藥其病轉甚若俗醫用下藥致病危篤六脈沉細灸中脘五十壯關元一百壯可保遲則脾氣衰脫而死庸醫於此證不知誤殺天下多少蒼生而小兒爲甚云停痰動輒寒涼恣行消尅大人變爲虛脫小兒轉爲脾風而猶曰風暑難清痰熱爲害及至垂危醫者云人力已竭病家云天數難挽至死不悟良可悲哉

嘔吐反胃

凡飲食失節冷物傷脾胃雖納受而脾不能運故作吐宜二聖散草神丹或金液丹若傷之最重再兼六慾七情有損者則飲薑于中焦令人朝食暮吐名曰番胃乃脾氣太虛不能健運也治遲則傷人若用攻剋重傷元氣立死須灸左命關二百壯服草神丹而愈若服他藥則不效嘔吐一證先當審其所因輕者虛者六君理中亦易爲力唯重者一時暴吐厥逆汗出稍失提防躁脫而死不可不知至於番胃雖屬緩證治頗棘手惟在醫者細心病人謹攝治以丹艾庶可獲全不然生者少矣

痞悶

凡飲食冷物太過，脾胃被傷，則心下作痞，此爲易治。宜全真丹一服全好。大抵傷胃則胸滿，傷脾則腹脹。腹脹者易治，宜草神丹、金液全真來復等皆可服。寒甚者薑附湯。此證庸醫多用下藥，致一時變生腹大水腫，急灸命關二百壯，以保性命。遲則難救。此證乃內經所謂陽畜積病死之證，不可以誤治也。若腹脹所謂藏寒生滿病是也，苟不重溫，危亡立至。

治驗

一人因暑月食冷物，以致胸腹脹悶欲死，服金液丹百丸，少頃，加全真丹百丸，卽有氣下降而愈。夏月在內一切冷物在所禁食，若不慎而致傷者，不重劑溫化，惡得不變。

一小兒食生杏致傷脾，脹悶欲死，灸左命關二十壯，卽愈。又服全真丹五十丸。生杏在，大人尚不可食，況小兒乎。溫中藥內入

些少麝香爲妙

一人每飯後飲酒，傷其肺氣，致胸膈作脹，氣促欲死，服鍾乳粉五膈散而愈。若重者，灸中府穴亦好。服涼藥，則成中滿難治矣。酒後吃飯，中氣不傷，若飯後飲酒，清氣濁亂，所以致脹。

一人情懶，飲食卽臥，致宿食結于中焦，不能飲食，四肢倦怠，令灸中膈五十壯，服分氣丸、丁香丸，卽愈。修養書云：飯後徐徐行百步，自然食毒自消。磨食後卽臥，食積中宮，升降有乖，焉得不病。

中暑

凡此病脈大而緩其候飲食不減起居如常但時發煩熱渴飲無度此暑證也易治知母散一服便愈若煩熱困倦不食者暑氣傷胃也服溫中湯藥即愈若服香薷六一寒涼等劑冰損胃氣多致變瘧痢泄瀉諸證慎之若暑氣客于心包絡之經令人譫言煩渴欲飲冷水小便祕澀大便下赤水當服阿膠丸當歸芍藥湯而愈若暑月飲食冷物寒邪入客胃中致腹中作痛宜金液草神全真來復等丸連二服便愈若以涼藥下之變爲中滿脾泄若元氣虛早間行路冷氣入腹令人心肚作痛宜服金液丹或來復丹凡暑月人多食冷物若常服金液全真來復保元等丹自然脾胃調和飲食不傷但少壯人須五日一次恐熱上攻眼目也中暑之證原只尋常荷渴飲無度知母散可一服若困倦不食便當溫中設暑客于心包絡譫煩飲冷溺澀便赤清心涼血皆一劑可愈者若今之醫家將一切內傷虛寒之證亦認爲暑悉用寒涼朝夕靡已及變陰深冷脫猶云暑邪內攻病勢深重難挽回矣問遇明眼高手投以參附猶且從中阻撓洎投之有效輒觀顏支飾我原欲轉手不謂渠意亦同救之不效譏言蜂起一肩卸却罪歸參附病家本不識病情未免隨之怨恨嗟嗟此種醫人天良盡喪予具熱腸常遭此輩謗累因書此以志慨

暑月脾燥病

凡夏月冷物傷脾又兼暑氣客之則成燥病令人發熱作渴不止六脈弦大乃火熱傷肺而津液不能上輸也有脾胃之分若發燥熱而能食者熱在胃也易治服全真丹華澄茄散而愈若發燥熱不進飲食四肢倦怠熱在脾也爲重服金液草神或來復等丹五日而愈如作暑治下以涼藥熱雖暫退必變爲中滿

洞泄諸證。暑月發熱。務分虛實。六脈沉數。飲食如常者。爲實熱。服薄荷煎而愈。若六脈弦緊。減食倦怠者。爲虛熱。大忌寒涼。宜全真來復等丹而愈。夏月發熱作渴。脈弦而大。誰肯不作暑治。而不用寒涼者。不知暑熱。盡蒸耗人元氣。元氣既傷。未有不渴。冷物傷脾。有乖輸灌。三焦失運。腠理不和。發熱作渴。自所不免。且六脈弦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虛。體驗果真。一溫可解。今之醫家。專尙香薷青蒿黃連滑石等劑。變爲瀉泄。猶云協熱。及至虛脫。全然不覺。此由脈理未明。誤主作賊之也。

凡夏月陰氣在腹。又暑能傷人元氣。更兼冰水冷物。損其脾胃。皆不足證也。局方俱用香薷飲。白虎益元黃連解毒等劑。重傷元氣。輕則變瘧痢霍亂泄瀉等證。重則成虛勞中滿注瀉等證。余常以保元來復全真金液延壽薑附湯等類治暑。百發百中。好生之士。請嘗試之。

兩脇連心痛

此證由憂思腦怒。飲食生冷。醉飽入房。損其脾氣。又傷肝氣。故兩脇作痛。庸醫再用寒涼藥。重傷其脾。致變大病。成中滿番胃而死。或因惱怒傷肝。又加青陳皮枳殼實等。重削其肝。致令四肢羸瘦。不進飲食而死。治之正法。若重者。六脈微弱。羸瘦少飲食。此脾氣將脫。急灸左命關二百壯。固住脾氣。則不死。後服金液全真來復等丹。及薑澄茄散。隨證用之自愈。

此證古法在左爲肝。木爲病。瘀血不消。惱怒所傷。在右則爲痰。爲飲。爲食積。氣滯。此皆標病。易於治療。若宗氣有乖。虛里作楚。榮氣失調。脾絡作痛。此非積漸溫養不愈。至若兩脇連心痛。如刀刺。此三陰受損。逆於腸胃之間。非重用溫補不可。又肥氣息責。此積在臍之募原。若泥古方。專於剝削。未有不死者也。

消渴

此病由心肺氣虛多食生冷冰脫肺氣或色慾過度重傷於腎致津不得上榮而成消渴蓋腎脈貫咽喉係舌本若腎水枯涸不能上榮于口令人多飲而小便反少方書作熱治之損其腎元誤人甚多正書春灸氣海三百壯秋灸關元二百壯日服延壽丹十九丸二月之後腎氣復生若服降火藥暫時有效日久肺氣漸損腎氣漸衰變成虛勞而死矣此證大忌酒色生冷硬物若肺氣有餘腎氣不足則成消中病脾實有火故善食而消腎氣不足故下部少力或小便如疝孫思邈作三焦積熱而用涼藥損人不少蓋脾雖有熱而涼藥瀉之熱未去而脾先傷敗正法先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一斤而愈消渴雖有上中下之分總由於損耗津液所致蓋腎為津液之原脾為津液之本本原斷而消渴之證從此致矣上消者素問謂之高消渴而多飲小便頻數中消者素問謂之消中消穀善飢身體消瘦下消者素問謂之肺消渴而便數有膏飲一溲二後人又謂之腎消腎消之證則已重矣若脈微而澀或細小身體瘦瘠溺出味甘者皆不治之證也大以救津液壯水火為生

治驗

一人頻飲水而渴不止余曰君病是消渴也乃脾肺氣虛非內熱也其人曰前服涼藥六劑熱雖退而渴不止覺胸脇氣痞而喘余曰前證止傷脾肺因涼藥復損元氣故不能健運而水停心下也急灸關元氣海各三百壯服四神丹六十日津液復生方書皆作三焦猛熱下以涼藥殺人甚于刀劍慎之津液

受傷不惟消渴亦兼雜病而誤用寒涼者不少時醫以此殺人而人不悟奈何

著惱病

此證方書多不載人莫能辨或先富後貧先貴後賤及暴憂暴怒皆傷人五藏多思則傷脾多憂則傷肺多怒則傷肝多欲則傷心至于憂時加食則傷胃方書雖載內因不立方法後人遇此皆如虛證治之損人性命其證若傷肝脾則泄瀉不止傷胃則昏不省人事傷腎則成勞瘵傷肝則失血筋攣傷肺則咯血吐痰傷心則顛冒當先服蓋附湯以散邪後服金液丹以保脾胃再詳其證而灸之若脾虛灸中府穴各二百壯腎虛灸關元穴三百壯二經若實自然不死後服延壽丹或多服金液丹而愈涼藥服多重損元氣則死此證皆因七情所傷五志之過審其所因而調治之庶無失誤

治驗

一人年十五因大憂大惱却轉脾虛庸醫用五苓散及青皮枳殼等藥遂致飲食不進胸中作悶余令灸命關二百壯飲食漸進灸關元五百壯服蓋附湯一二劑金液丹二斤方愈方書混作勞損用溫平小藥誤人不少悲夫大憂惱而得脾泄醫用五苓青皮枳殼變尚如此近有六脈虛脫脾腎敗壞猶云不妨而用此藥者又庸醫中之厥隸也

頭暈

此證因冷痰聚于腦，又感風寒，故積而不散，令人頭旋眼暈，嘔吐痰涎。老年人宜服附子半夏湯，少壯人宜服半夏生薑湯。若用涼劑，則暫時有效，痰愈凝而愈固，難以速效矣。此即所謂頭風證，故有冷痰聚腦，又感風寒之說。若頭暈則純屬於虛蓋肝虛則血不上榮，肺虛則清陽不運，腎虛則厥成癱疾，心虛則火炎浮越，夫風虛痰火間或有之，至於頭風虛證，不少不可不知。

治驗

一人頭風發，則旋暈嘔吐，數日不食。余爲針風府穴，向左耳入三寸，去來留十三呼，病人頭內覺麻熱，方令吸氣出針，服附子半夏湯，永不發。華陀針曹操頭風，亦針此穴，立愈。但此穴入針，人即昏倒，其法向左耳橫下針，則不傷大筋而無暈，乃千金妙法也。此針法奇妙，須與高手針家議之，方得無誤。

一人起居如常，但時發頭痛，此宿食在胃脘也。服丁香丸十粒而愈。

厥證

素問云五絡俱絕，形無所知，其狀若尸，名爲尸厥。由憂思驚恐，致胃氣虛閉于中焦，不得上升下降，故昏冒強直，當灸中脘五十壯，即愈。此證婦人多有之，小兒急慢驚風，亦是此證。用藥無效，若用吐痰下痰藥，即死。惟灸此穴，可保無虞。令服來復丹、葶澄茄散而愈。厥證經言詳矣，尸厥不過厥證之一端，外有血厥、痰厥、煎厥、薄厥、總皆根氣下虛之證，所謂少陰不至者，厥也。又云內奪而厥，則爲瘖，非此腎虛也。

治驗

一婦人產後發昏，二目滯澀，面上發麻，牙關緊急，二手拘攣，余曰：此胃氣閉也。胃脈挾口環唇，出于齒

縫，故見此證。令灸中腕穴五十壯，即日而愈。產後血厥，倉公白微散。

一婦人時時死去，已二日矣。凡醫作風治之，不效。灸中腕五十壯，即愈。

氣脫

少年酒色太過，脾腎氣虛，忽然脫氣而死。急灸關元五百壯，服霹靂湯、薑附湯、金液丹，久久而愈。此證須

早治，遲則元氣亦脫，灸亦無及矣。更有血脫、神脫、精脫、津脫、夜脫、若汗脫，即津液脫也。

死脈見

此由少年七情六慾所損，故致晚年真氣虛衰。死脈見于兩手，或十動一止，或二十動一止，皆不出三年而死。又若屋漏雀喙之類，皆是死脈。灸關元五百壯，服延壽丹、保元丹，六十日後，死脈方隱。此仙師不傳之妙法也。雍正三年初冬，一董姓者來求診脈。其脈或二動一止，或七動一止，或十二動一止，或十七動一止。歇止參差不似前之有定數矣。又十劑而歇止少矣，又十劑六脈如常矣。意不可謂藥之無功也。且知治早雖不用丹艾，亦有可生全者。

腰痛

老年腎氣衰，又兼風寒客之，腰體轉作痛，醫作風痹走痛治，用宣風散、趁痛丸、重竭真氣，誤人甚多。正法服薑附湯散寒邪，或全真丹、灸關元百壯，則腎自堅牢，永不作痛，須服金液丹以壯元陽。至老年不發，若腰痛而作風氣痹證治者，多致大害，即使風痹重用溫補亦能散去。

中風人氣虛中滿

此由脾腎虛憊，不能運化，故心腹脹滿，又氣不足，故行動則胸高而喘，切不可服利氣及通快藥，令人氣愈虛，傳為脾病，不可救矣。宜金液丹全真丹一月方愈。重者灸命關關元二百壯，腎虛則生氣之原乏，脾中滿之證作矣。又內經謂藏寒生滿病，醫人知此不行剝削，重劑溫補為變者少矣。

老人兩脇痛

此由胃氣虛積而不通，故脇下脹悶，切不可認為肝氣，服削肝寒涼之藥，以速其斃。服草神金液十日，重者灸左食竅穴一灸，便有下氣而愈。再灸關元百壯更佳。老人與病後及體虛人兩脇作痛，總宜以調理肝脾更須察其兼證，有無虛實治頗不易。

治驗

一人脾氣虛，好食冷物不消，常覺口中出敗卵臭，服草神丹即愈。若服全真金液亦效。脾胃既為食所

魅唯治以溫化則自健運矣。

一人脾氣虛，致積氣留于脇下，兩肋常如流水，多服草神丹而愈。脾虛致積，常用溫行水流脇下，更仗溫化。

疝氣

由於腎氣虛寒，凝積下焦，服草神丹，灸氣海穴，自愈。此證內經論五藏皆有，而後人以病由於肝，先生言因腎氣虛寒，總不若丹艾之妙。

吞酸

凡人至中年，脾氣虛弱，又傷生冷硬物，不能運行，蘊積中焦，久之變為鬱火停痰，故令噯氣，久則成中滿腹脹之證，須服草神丹，全真丹，金液丹，皆可。吞酸為病雖微，致害非淺，苟不慎節飲食，戒謹房帷，久久無不變成臞脹。

脾瘧

凡瘧病，由于暑月，多吃冰水冷物，傷其脾胃，久而生痰，古今議論皆差，或指暑邪，或分六經，或云邪祟，皆謬說也。但只有脾胃之分，胃瘧易治，脾瘧難調，或初起一日一發，或間日一發，乃陽明證也。清脾飲，瘧丹皆可。若二三日一發，或午後發，綿延不止者，乃脾瘧也。此證若作尋常治之，誤人不少。正法當服全真草神四神等丹，若困重日久，肌膚漸瘦，飲食減少，此為最重，可灸左命關百壯，自愈。窮人難于服藥，只灸命關亦可愈。凡久瘧，止灸命關，下火便愈。寶祕法也。脾瘧原屬正虛，治得其法，應手即愈，而世人競尚柴胡攻多補少，不知元氣既虛，又拔其本，以致耽延時

日髮端百出先生
灸法寶可宗主

治驗

一人病瘧月餘，發熱未退，一醫與白虎湯，熱愈甚。余曰：公病脾氣大虛，而服寒涼，恐傷脾胃。病人云：不服涼藥，熱何時得退？余曰：內經云：瘧之始發，其寒也，烈火不能止其熱也；冰水不能遏其熱也。良工不能措其手，且扶元氣，待其自衰。公元氣大虛，服涼劑退火，吾恐熱未去，而元氣脫矣。因為之灸命關，纔五七壯，脇中有氣下降，三十壯全愈。久瘧而用白虎，真所謂盲人說瞎話也。繆仲醇一代名醫，論多出此竊所未解，予親廣筆記，疑其所學全無。巴鼻至於本草經疏，設重許多禁忌，令後人疑信相半，不敢輕用為患匪細。

胃瘧

素問論瘧而無治法，千金雖傳治法，試之無效。凡人暑月，過啖冷物，輕則傷胃，重則傷脾。若起初，先寒後熱，一日一發，乃胃瘧也。易治，或吐或下，不過十日而愈。扁鵲正法，服四神丹，甚者灸中脘穴三十壯，愈。此證後病輕人多，忽略雍正二年秋冬之交，人皆病此，重劑溫補，或可幸免。投藥少差，立見冰脫。用清解小柴胡者，皆不能起。留紹之人死者，比比以其溺用寒涼，雖一誤再誤而終不悟也。

邪祟

此證皆由元氣虛弱，或下元虛憊，憂恐太過，損傷心氣，致鬼邪乘虛而入，令人昏迷，與鬼交通，當服睡聖散，灸巨闕穴二百壯，鬼氣自滅，服薑附湯而愈。邪祟烏能著人人自著之耳，果立身正直，心地光明，不負君親無慚，屋漏鬼神欽敬，不遑何邪祟之敢乘哉！惟其陰

幽偏頗卑慄昏柔之輩多能感此有似邪祟之附著究非邪祟也蓋由人之藏氣受傷而神魂失守故肝
藏傷則意不甯而白衣人來搏擊心臟傷則神不安而黑衣人來毀傷脾藏傷則意有不存而青衣人來
毆辱肺藏傷則魄不守而紅衣人來凌轢腎藏傷則志多猶疑而黃衣人來斥辱此皆神氣受傷以致妄
有聞見不覺其見手四體發手言語而若有邪祟所附也正法惟有安其神魂定其志魄審其何藏之虛
而補之何藏之
乘而制之可也

治驗

一婦人因心氣不足夜夜有少年人附著其體診六脈皆無病余令灸上脘穴五十壯至夜鬼來離牀
五尺不能近服薑附湯鎮心丹五日而愈

一貴人妻爲鬼所著百法不效有一法師書天醫符奏玉帝亦不效余令服睡聖散三錢灸巨闕穴五
十壯又灸石門穴三百壯至二百壯病人開眼如故服薑附湯鎮心丹五日而愈

一婦人病虛勞真氣將脫爲鬼所著余用大艾火灸關元彼難忍痛乃令服睡聖散三錢復灸至一百
五十壯而醒又服又灸至三百壯鬼邪去勞病亦瘥

怔忡

凡憂思太過心血耗散生冷硬物損傷脾胃致陰陽不得升降結于中焦令人心下恍惚當以蘇復丹金
液丹寧澄茄散治之若心血少者須用獨散大丹次則延壽丹亦可

憂思之傷怔忡之本證飲食之傷怔
忡之象證微有虛實之殊審證施治

自然無誤

心痛

皆由鬱火停痰而作，飲食生冷填于陽明太陰分野，亦能作病。宜全真丹，若胃口寒甚，全真丹或薑附湯不愈，灸中腕七十壯。若脾心痛發而欲死，六脈尚有者，急灸左命關五十壯而甦。內服來復丹，薑附散，若時痛時止，吐清水者，乃蛔攻心包絡也，服安蟲散。若卒心痛，六脈沈微，汗出不止，爪甲青，足冷過膝，乃真心痛也不治。心為一身之主，宰一毫不可犯處，正無偏豈宜受病。凡痛非心痛，乃心之包絡痛與脾痛，間亦有之，審察而治，庶無差錯。

痺病

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走注痠痛，或臂腰足膝拘攣，兩肘牽急，乃寒邪湊于分肉之間也。方書謂之白虎歷節風。治法于痛處灸五十壯自愈。湯藥不效，惟此法最速。若輕者不必灸，用草烏末二兩，白麩二錢，醋調熬成稀糊，攤白布上，乘熱貼患處，一宿而愈。痺者氣血凝閉而不行，留滯於五臟之外，合而為病，又邪入於陰則為痺，故凡治痺非溫不可。方書皆作實治，然屬虛者亦頗不少。

神疑病

凡人至中年，天數自然虛衰，或加妄想憂思，或爲功名失志，以致心血大耗，癡醉不治，漸致精氣耗盡而死。當灸關元穴三百壯，服延壽丹一斤，此證尋常藥餌皆不能治，惟灸艾及丹藥可保無虞。此乃失志之證，有似癡呆，或如神祟，自言自笑，神情若失，行步若聽，非大遂其志不能愈，故愈者甚少。

治驗

一小兒因觀神戲受驚，時時悲啼，如醉不食，已九十日，危甚，令灸巨闕五十壯，卽知人事，曰：適聞心上有如火滾下，卽好，服鎮心丸而愈。驚則神無所倚，痰涎入客，包絡宮城受傷，心不安宿，故肺氣來乘而虛火上蒸，灸法之妙，愈於緩驚錠抱龍丸多矣。

一人功名不遂，神思不樂，飲食漸少，日夜昏默，已半年矣，諸醫不效，此病藥不能治，令灸巨闕百壯，關元二函壯，病減半，令服醇酒，一日三度，一月全安，蓋醺酣忘其所慕也。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遣性情，不可以灸法操其要，醉酒陶其情。

此法
妙極

下注病

貧賤人久臥濕地，寒邪客于腎經，又兼下元虛損，寒濕下注，血脈凝滯，兩腿粗腫，行步無力，漸至大如瓜瓠，方書皆以消濕利水治之，損人甚多，令灸湧泉三里承山各五十壯，卽愈。俗名蘇木腿，形狀怪異，可畏，終身之疾，鮮有愈者，先生灸

法未知
驗否

脚氣

下元虛損，又久立濕地，致寒濕之氣，客于經脈，則雙足腫痛，行步少力。又暑月冷水濯足，亦成乾脚氣，發則連足心腿脰，腫痛如火烙，或發熱惡寒。治法，灸湧泉穴，則永去病根。若不灸，多服金液丹亦好。平常藥暫時有效，不能全除，其不能行步者，灸關元五十壯，大忌涼藥，泄傷腎氣，變為中滿腹脹而死。久患脚氣，人濕氣上攻，連兩脇腰腹肩臂，拘攣疼痛，乃腎經濕盛也。服宣風丸五十粒，微下而愈。然審果有是證者，可服。若虛人，斷不可輕用。脚氣壅疾，言邪氣壅滯於下有如瘰癧之閉而不行，但此證發則上衝心胸，嘔吐煩悶，甚為危險，即內經所謂厥逆是也。輕者疏通經脈，解散寒濕，調其陰陽。和其血氣，亦易於治。如蘇梗、腹皮、木瓜、檳榔、蒼朮、獨活等藥，皆可用也。其甚者，憎寒壯熱，氣逆嘔吐，筋急入腹，悶亂欲絕，此邪衝入腹，危險更甚，非重用溫化不可。如茱萸、薑附等藥，宜皆用之。至如剝削過度，脈微欲絕，變成虛寒，往往不起，不可謂壅疾而不利於補也。

治驗

一人患脚氣，兩脇骨連腰，日夜痛不可忍，為灸湧泉穴五十壯，服金液丹，五日全愈。此證有似痛癢

一女人患脚氣，忽手足偏身，拘攣疼痛，六脈沈大，乃胃氣盛也。服宣風丸三十粒，泄去而愈。此證須細審的確方

用可

足痿病

凡腰以下，腎氣主之，腎虛則下部無力，筋骨不用，可服金液丹，再灸關元穴，則腎氣復長，自然能行動矣。
若腎氣虛脫，雖灸無益，此證內經皆言五藏虛熱，故後人有補陰虎潛金剛地黃等丸，東垣又作濕熱而以潛行散為治，痿妙藥然不可泥也。虛寒之證亦頗不少，踰證審詳自有分曉。

治驗

一老人腰脚痛，不能行步，令灸關元三百壯，更服金液丹，強健如前。

黃疸

暑月飲食冷物，損傷脾胃，脾主土，故見黃色。又脾氣虛脫，濁氣停于中焦，不得升降，故眼目遍身皆黃。大脈沈細，宜服草神丹及金液全真來復之類。重者灸食竇穴百壯，大忌寒涼。此證第一要審陰陽，黃必揭此皆實證，清濕熱利小便可愈。若身熱脈浮亦可發表。陰黃則身色晦暗，神思困倦，食少便溏，脈來無力，重用溫補則小便長而黃自退。若誤作陽黃治之為變，非細又一種難黃證，因大驚卒恐，膽傷而汁泄於外，為病最重，惟覺之早而重用溫補者，尚可挽回。

治驗

一人遍身皆黃，小便赤色而澀，灸食竇穴五十壯，服薑附湯全真丹而愈。

黑疸

由于脾胃二經，縱酒食色，則傷腎，寒飲則傷脾，故兩目遍身皆黃黑色，小便赤少，時時腸鳴，四肢困倦，飲

食減少，六脈弦緊，乃成腎癆，急灸命關三百壯，服草神丹、延壽丹而愈。若服涼藥必死。

便閉

老人氣虛及婦人產後少血，致津液不行，不得通流，故大便常結。切忌行藥，是重損其陰也。止服金液丹，久久自潤，或潤腸丸亦可。又大小便主腎，腎開竅于二陰，能運行津液。若腎氣虛，則二便皆不通，亦服金液丹。腎氣壯，則大小便自利矣。有陳姓鹽商年七十六矣，春時患中風脫證，重劑參附二百餘服，獲痊至補劑入生大黃三錢，予深以爲不可戒之。曰：老年脫後幸參附救全，不能安養，過於思慮，以致津液枯竭，傳送失宜，惟可助氣滋津，佐以溫化，自然流通。何事性急，以速其變？若一投大黃，往而不返，恐難於收功矣。姑忍二三日，勢當自解。病者怪予遲緩，口出怨咎之辭。至次日不得已，用人參二兩，從蓉一兩，當歸五錢，松栢仁各五錢，附子三錢，升麻四錢，煎服。外用綠礬一斤入圓桶，以滾水沖入，扶其坐上一刻而通。

溺血

凡膏粱人，火熱內積，又多房勞，真水既涸，致陰血不靜，流入膀胱，從小便而出，可服延壽丹，甚者灸關元。若少壯人，只作火熱治之，然在因病制宜。火熱內積實證也，一劑寒涼可解房勞傳腎虛證也，非溫補不可。審證而治，大有分別。

淋證

此由房事太過，腎氣不足，致包絡凝滯，不能通行水道，則成淋也。服檳榔湯、鹿茸丸而愈。若包絡閉澀，則精結成砂子，從莖中出，痛不可忍，可服保命丹，甚者灸關元。淋濁之證，古人多用寒涼分清通利之品，然初起則可久而虛寒，又當從溫補一法。

腸癖下血

此由飲食失節，或大醉大飽，致腸胃橫解，久之冷積結于大腸之間，致血不流通，隨大便而出，病雖尋常，然有終身不愈者，庸醫皆用涼藥止血，故連綿不已，蓋血愈止愈凝，非草木所能治也。正法先灸神闕穴百壯，服金液丹十兩，日久下白膿，乃病根除也。經云：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治。此之法總在別悉縱酒色，斷不能愈矣。

扁鵲心書卷下

古神醫盧人扁鵲傳

宋太醫真定寶材重集 大清錢塘胡珏參論

陰莖出膿

此由酒色過度，真氣虛耗，故血化為膿，令人漸漸羸瘦，六脈沈細，當每日服金液丹、露靈湯，外敷百花散。五六日，腹中微痛，大便滑，小便長，忌房事，犯之復作。若灸關元二百壯，則病根去矣。遺滑淋濁無不由酒，謂劇矣。又至化血為膿，則腎虛寒而精腐敗，非溫補不可。更須謹戒，若仍不慎，必致泄氣而死。

鳴癰

此由膏粱飲酒太過，熱積腸中，久則成癰，服當歸建中湯，自愈。若近肛門者，用針刺之，出膿血而愈。此證甲錯腹皮急脹如腫，甚者腹脹大轉有水聲，或繞臍生瘡，若臍間出膿者，不治大法以□□為主。若膿成□□□而殞身皮。

腸痔

此由酒肉飲食太過，致經脈解而不收，故腸裂而為痔。服金液丹可愈。研取鼠腐當是婦字蟲十枚，研爛，攤紙上貼之，少刻痛止。若老人患此，須灸關元二百壯，不然，腎氣虛，毒氣下注，則難用藥也。
□□咳嗽吐血後
□□肺虛極而

熱陷於大腸多難收功，若專於治痔而不顧本原，未有不致斃者。

膏肓病

人因七情六慾，形寒飲冷，損傷肺氣，令人咳嗽，胸膈不利，惡寒作熱，可服全真丹。若服冷藥，則重傷肺氣，令人胸膈痞悶，昏迷，上奔，口中吐冷水，如含冰雪，四肢困倦，飲食漸減，此乃冷氣入於肺中，侵於膏肓，亦名冷勞。先服金液丹，除其寒氣，再用薑附湯，十日可愈。或服五膈散，撮氣散，去肺中冷氣，重者灸中府三百壯，可愈。形寒飲冷之傷，初起原不甚深，重醫人不明此證，誤與涼藥，積漸冰堅，致成膏肓之疾。及至氣奔吐冷，寒熱無已，不思轉手，溫補仍與，以滋陰退熱等劑，以致不起，非是病殺乃醫殺也。

治驗

一人暑月飲食冷物，傷肺氣，致咳嗽，胸膈不利。先服金液丹百粒，泄去一行，痛減三分。又服五膈散而安，但覺常發。後五年復大發，灸中府穴五百壯，方有極臭下氣，難聞，自後永不再發。世醫不審病因，動云暑月熱氣傷肺

一派寒涼致水氣不消，變成大病。

噎病

肺喜暖而惡寒，若寒氣入肺，或生冷所傷，又為庸醫下涼藥，冰脫肺氣，成膈噎病，覺喉中如物塞，湯水不能下，急灸命關二百壯，自然肺氣下降而愈。噎病之多死者，皆由咽中堵塞，飲食不進，醫人畏用熱藥，

涼潤取，焉能得生。先生灸法甚妙，奈人不能

信用何哉

又有肺寒一證，令人頭微痛，多清涕，聲啞惡寒，肩背拘攣，脈微浮緊，當服華蓋散。重則薑附湯，忌冷物。此證不可誤認作勞證，治故表而出之。肺寒之證，世醫不識，不能用溫散，但用桑皮貝母、麥冬、玉竹等味，塞住寒邪，儼成弱證者多矣。

咳嗽

咳嗽多清涕者，肺感風寒也。華蓋散主之。若外感風寒，內傷生冷，令人胸膈作痞，欬而嘔吐，五膈散主之。欬嗽煩躁者，屬腎，石膏丸主之。大凡欬嗽者，忌服涼藥，犯之必變他證。忌房事，恐變虛勞。久咳而額上汗出，或四肢有時微冷，間發熱困倦者，乃勞咳也。急灸關元三百壯，服金液丹、保命丹、薑附湯，須早治之，遲則難救。治咳嗽之法，若如先生因證制宜，焉有療瘵不治之患。無如醫者，輒以芩知桑杏為要藥，致肺氣冰伏，脾腎虛敗，及至用補反不過以四君六味和平之劑，和平之藥，與之所謂養殺而已。

欬嘔病

此證方書名為哮喘，因天寒飲冷，或過食鹽物，傷其肺氣，故喉常如風吼聲。若作勞則氣喘而滿，須灸天突穴五十壯。重者灸中腕穴五十壯，服五膈散，或研蚯蚓二條，醋調服，立愈。哮喘遇冷則作，逢勞則甚，審根者先生此法甚妙，請嘗試之。

失血

凡色慾過度，或食冷物太過，損傷脾肺之氣，故令人咯血。食前服鍾乳粉金液丹，食後服阿膠散而愈。若

此年多於酒色損傷脾氣則令人吐血損傷腎氣則令人瀉血不早治多死當灸關元三百壯與薑附湯
金液丹自愈傷肺氣則血從鼻出名曰肺衄乃上焦熱氣上攻也服金液丹或口含冷水以鬱金末調塗
項後及鼻柱上凡肺衄不過數杯如出至升斗者乃腦漏也當作腦衄為是由真氣虛而血妄行急針關元三寸
留二十呼立止再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草神丹可保失血之證世醫所畏而醫人亦多縮手其畏者
原而脫體之難不知能究其原察其因更觀其色辨其脈或起於形體之勞或成於情志之過由於外感
者易治出於內傷者難痊絡脈與經隧有異經隧重而絡脈輕肝脈與肺腎不同肺腎難而肝脾易苟不
訛其治法雖重難亦可挽回唯在辨別其陰陽權衡其虛實溫清補瀉各得
其宜不可畏其炎燄專尙寒涼逐漸消伐其生氣而致不可解者比比矣

治驗

一人患腦衄日夜有數升諸藥不效余為針關元穴入二寸留二十呼問病人曰針下覺熱否曰熱矣
乃令吸氣出針其血立止

一法治鼻衄與腦衄神方用赤金打一戒指帶左手無名指上如發作時用右手將戒指捏緊箍住則
衄止矣

腎厥

凡人患頭痛百藥不效者乃腎厥服石膏丸黑錫丹則愈此病多酒多色人則有之經云厥成爲巔疾又云少陰不至者厥也

頭痛之證腎虛者多若用他藥斷難奏效惟大溫補爲是溫補不效其丹艾乎

治驗

一人因大惱悲傷得病，晝則安靜，夜則煩惋，不進飲食，左手無脈，右手沉細，世醫以死證論之。余曰：此腎厥病也。因寒氣客脾胃，二經灸中腕五十壯，關元五百壯，每日服金液丹四神丹，至七日，左手脈生，少頃，大便下青白膿數升許，全安。此由真氣大衰，非藥能治，惟艾火灸之。此證非灸法不愈，非丹藥不用，泛常藥以治其何能生。

脾勞

人因飲食失節，或吐瀉服涼藥，致脾氣受傷，令人面黃肌瘦，四肢困倦，不思飲食。久則肌肉瘦盡，骨立而死。急灸命關二百壯，服草神金液，甚者必灸關元。先天之原腎是也，後天之本脾是也。人能於此二臟，謹攝調養，不使有乖，自然臟腑和平，經脈運行，榮衛貫通，氣血流暢，又何勞病之有。病至於勞，則已極矣。非重溫補，何由得生。虞范溪強立五勞之證，所用皆係溫平涼劑，以此災梨禍棗，實是貽害後人。

腎勞

夫人以脾爲母，以腎爲根。若房事酒色太過，則成腎勞，令人面黑耳焦，筋骨無力，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可生，遲則不治。

頭痛

風寒頭痛，則發熱惡寒，鼻塞，肢節痛，華蓋五膈消風散，皆可主。若患頭風兼頭暈者，刺風府穴，不得直下，針恐傷大筋，則昏悶，向左耳橫紋針下，入三四分，留去來二十呼，覺頭中熱麻，是效。若風入太陽，則偏頭風，或左或右，痛連兩目及齒，灸腦空穴二十一壯，其穴在腦後，入髮際三寸五分，再灸目窗二穴，在兩耳直上一寸五分，二十一壯，左痛灸左，右痛灸右。頭風之病，證候多端，治得其法者，殊少，致為終身痼疾，先生刺灸二法，甚妙，無如醫者不知病者畏痛奈何。

眼病

肝經壅熱上攻，致目生昏翳，先服洗肝散數劑，後服撥雲散，其翳自去。若老年人，腎水枯涸，不能上榮於目，致雙目昏花，漸至昏暗，變為黃色，名曰內障，服還睛丹半月，目熱上攻，勿懼，此乃腎氣復生，上朝於目也。如覺熱，以手掌揉一番，光明一番，一月間，光生復舊矣。眼科用藥，不循紀律，祇用一派發散寒涼，所謂眼拉拔是也，倘能盡如先生之法而行之，天下喪明者少矣。

治驗

余家女婢，忽二目失明，視之又無翳，細思此女年少，精氣未衰，何緣得此證，良由性急多怒，有傷肝

臟，故經脈不調而致，遂與密蒙花散一料，如舊光明矣。病有萬變，醫止一心，線索在手，頭緒逼清，何懼病體之多端，不愁治療之無術。

夢泄

凡人夢交而不泄者，心腎氣實也。夢而即泄者，心腎氣虛也。此病生於心腎，非藥可治，當用紙撚長八寸，每夜緊繫陰囊，天明解之，自然不泄。若腎氣虛脫，寒精自出者，灸關元六百壯而愈。若人一見女子，精即泄者，乃心腎大虛也。服大丹五兩，甚者灸巨闕五十壯。仲景云：陰寒精自出，瘦削不能行，可知精之不固。由於陽之不密。先生云：腎氣虛脫，寒精自出，則溫補下元為得法矣。世醫苟明此理以治，遺精必不專事寒涼而致人冤枉矣。

奔豚

此由腎氣不足，又兼濕氣入客小腸，連臍發痛，或上或下。若豚之奔，或痛連外腎成疝氣者，服場氣散、茱萸丸、金鈴子丸，或蟠葱散。奔豚與疝不同，混淆不得。從小腹而上抵心者，奔豚也；從少腹而上，抵心者，疝也。從少腹而下連腎區者，小腸與狐疝是也。有差別不可不審。

肺膈痛

此證因肺虛，氣不下降，寒氣凝結，令人胸膈連背作痛，或嘔吐冷酸水。當服五膈散，自愈。此證治若失宜，久久必成膈證。

骨縮病

此由腎氣虛，髓腎主骨，腎水既涸，則諸骨皆枯，漸至短縮，治遲則死，須加灸艾，內服丹附之藥，非常草

木藥所能治也，凡人年老逐漸矮，其猶骨縮之病乎。

治驗

一人身長五尺，因傷酒色，漸覺肌肉消瘦，予令灸關元三百壯，服保元丹一斤，自後大便滑，小便長，飲食漸加，肌肉漸生，半年如故。此自消瘦與骨縮有間，不知何緣，附此中間疑有缺文。

手顫病

四肢為諸陽之本，陽氣盛則四肢實，實則四體輕便。若手足顫搖，不能持物者，乃真元虛損也。常服金液丹五兩，薑附湯自愈。若灸關元三百壯，則病根永去矣。手足顫搖終身痼疾，若傷寒初起如是者，多難治。若過汗傷營而致者，宜以重劑扶陽，加以神氣香

亂者亦不治

老人便滑

凡人年少過食生冷硬物麪食，致冷氣積而不流。至晚年脾氣一虛，則脇下如水聲，有水氣則大便墮下而不禁，可服四神丹、薑附湯。甚者灸命關穴。此病須早治，遲則多有損人者。又脾胃兩虛，則小便亦不禁。服草神丹五日，即可見效。老人大便不禁，溫固灸法為妥。若逮及小便而用草神丹，中有珠砂琥珀，恐非其宜。

老人口乾氣喘

老人脾虛則氣逆冲上逼肺令人動作便喘切不可用劑氣苦寒之藥重傷其脾致成單腹脹之證可服草神丹金液丹薑附湯而愈甚者灸關元穴腎脈貫肺繫舌本主運行津液上輸於肺若腎氣一虛則不上榮故口常乾燥若不早治死無日矣當灸關元五百壯服延壽丹半斤而愈口乾氣喘係根元虛而津液竭庸醫不思補救猶用降劑苦寒之品不慚自己識力不真而妄掃溫補之非宜及至暴脫更卸過於前藥之誤此輩重臺下品本不足論但惜見者聞者尙不知其謬妄仍奉之如神明重蹈覆轍者不一而足豈不哀哉

耳聾

有爲風寒所襲而聾者有心氣不足而聾者當服一醉膏滾酒下汗出而愈若多酒色人腎虛而致聾者宜先服延壽丹半斤後服一醉膏若實聾則難治腎開竅於耳又胃之宗氣別走於耳故耳聾一證屬虛者多今言心氣不足而用一醉膏此理未解又云實聾者難治尙俟細參琦按人於六十外精神強健不減少壯而惟耳重聽乃腎氣固藏之徵多主老壽不須醫治此書所謂若實聾則難治者當是指此一種

氣瘦

若山居人溪澗中有薑理石飲其水令人生瘰癧服消風散當是消瘰散初者服薑附湯若血瘦血瘤則不可

治妄治害人

三蟲

三蟲者蛔蟲蟻蟲寸白蟲也幼時多食生冷硬物及腥厭之物久之生蟲若多食牛肉則生寸白其蛔蟲

長五六寸，發則令人心痛，吐清水，貫心則死。寸白蟲如葫蘆子，子母相生，長二三寸，發則令人腹痛，蟻蟲細如髮，隨氣血周遊，遍身出皮膚，化爲瘋癩，住腹中爲蟻瘻，穿大腸爲痔漏，俱宜服安蟲散。若人穀道癢痛，當用輕粉少許服之，來日蟲盡，寸白蟲亦能下。

治驗

一婦人病腹脹，諸藥不效，余令解腹視之，其皮黃色，光如鏡面，乃蟻瘻也。先炙牛肉一斤，令食，後用生麻油調輕粉五分服之，取下蟻蟲一合，如線如髮狀，後服安蟲散而愈。

蠱毒

閩廣之人，以諸蟲置一器內，令其互相啖食，候食盡而獨存者，卽蠱也。中其毒，則面目黃腫，心腹脹滿，疼痛，或吐涎血，久則死矣。初得時，用皂角一挺，槌根二兩，水煎濃汁二盞，臨臥服之。次早取下毒物，後用以萬歲籐根，濕紙裹煨熟，每日空心嚼五枚，生麻油送下。三日毒從大便出。凡人至川廣，每日飲食宜用銀筯，筯白卽無妨，筯黑卽有毒也。

癩證

有胎癩者，在母腹中，母受驚，驚氣沖胎，故生子成疾，發則仆倒，口吐涎沫，可服延壽丹，久而自愈。有氣癩

者因惱怒思想而成須灸中脘穴而愈。胎瘤出於母腹俗所謂三摺成疔者也。氣疔由於七情故大病後然皆未得其要而愈者蓋寡先生此法直中肯綮予用之而獲效者多矣。

治驗

一人病癩三年餘灸中脘五十壯即愈。

一婦人病癩已十年亦灸中脘五十壯愈。○凡人有此疾惟灸法取效最速藥不及也。

瘰癧

此證由憂思惱怒而成蓋少陽之脈循脇繞頸環耳此即少陽肝膽之氣鬱結而成亦有鼠涎墮食中食之而生是名鼠癧治法俱當於瘡頭上灸十五壯以生麻油調百花膏傅之內服平肝順氣之劑日久自消切不可用斑貓石灰砒霜之類。內經所謂陷脈爲痿留連肉腠此風邪外傷經脈留滯於肉腠之間而爲鼠痿失治多至殞命乃內傷之重者也

婦人

婦人除妊娠外有病多與男子相同但男子以元陽爲主女子以陰血爲主男子多腎虛爲病女子多衝任虛爲病蓋衝爲血海任主胞胎血信之行皆由衝任而來若一月一次爲無病愆期者爲虛不及期者

爲寶，脈沈細而澹，月信不來者，虛寒也。血崩者，衝任虛脫也。崩者，倒也。白帶者，任脈冷也。任爲胞門子戶，故有此也。發熱減食，皆爲氣血脾胃之虛，不減食止發熱者，心臟虛也。此外疾病治法，皆與男子同。婦人另論

一科原屬無謂業方脈者不知男女之分陰陽之異衝任之原月信之期胎孕之病產乳之疾者則是走方小技之儔烏得稱大方哉

子嗣

婦人血旺氣衰則多子，氣旺血衰則無子。若髮黑面色光潤肌膚滑澤腋隱毛稀乃氣衰血旺也，主多子。若髮黃面無光彩肌肉粗澀腋隱毛多乃氣旺血衰也，主無子。若交合時女精先至男精後衝者，乃血開裏精也，主成男。若男精先至女精後來者，乃精開裏血也，主成女。若男女精血前後不齊至者，則不成胎。爲子嗣計者重在擇婦婦人端莊則生子凝重交合有節則生子秀美既生之後又須選擇乳母兒吮其乳習其教導往往類之先天性情雖稟於父母而後天體局往往多肖乳母

血崩

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若因房事太過，或生育太多，或暴怒內損真氣，致任脈崩損，故血大下，卒不可止，如山崩之驟也。治宜阿膠湯補宮丸半斤而愈。切不可用止血藥，恐變生他病。久之一崩，不可爲矣。若勢來太多，其人作暈，急灸石門穴，其血立止。血崩之證乃先後天衝任經一時暴下有如山崩水溢不可止遏非重劑參附補救不能生也間有屬實者當以形證求之

帶下

子宮虛寒，濁氣凝結下焦，衝任脈

即子宮也

不得相榮，故腥物時下，以補宮丸膠艾湯治之，甚者灸胞門子戶

穴各三十壯，不獨病愈，而且多子

帶下之證，十有九患，皆由根氣虛而帶脈不收引，然亦有脾虛陷下者，有濕濁不清者，有氣虛不攝者，有陽虛不固者，先生單作子宮虛寒，誠

為卓見

乳癰

良由藏氣虛衰，血脈凝滯，或為風寒所客，著而成癰矣。若陽明蘊熱，亦能成此。先覺增寒壯熱，服救生湯一劑，若遲三五日，宜多服取效。

胎逆病

妊娠後多於房事，或食冷物不消，令人吐逆不止，下部出惡物，可服金液丹、霹靂散，即好。胎逆即惡阻俗苟能慎起居戒房事節飲食，不但無病兒之患，而生子亦多。易育若謹攝已當，而仍病者是係孕婦體弱氣血多虛故耳。

午後潮熱

若飲食減少，四肢倦怠，午後熱者，胃氣虛也。若起居如常，但發煩熱，乃胃實心氣盛也。服茜草湯五日愈。

臍中及下部出膿水

此由真氣虛脫，衝任之血不行，化爲膿水，或從臍中，或從陰中，淋瀝而下，不治卽死。灸石門穴二百壯，服

金液丹，蓋附湯愈。

臍爲神闕穴，上脾下腎，不可有傷。若出膿水，先後天之氣泄矣，焉得不死。

婦人卒厥

凡無故昏倒，乃胃氣閉也。灸中脘卽愈。貪食多慾之婦多有此證。

產後虛勞

生產出血過多，或早於房事，或早作勞動，致損真氣，乃成虛勞。脈弦而緊，欬嗽發熱，四肢常冷，或咯血吐血，灸石門穴三百壯，服延壽丹、金液丹，或鍾乳粉，十日減，一月安。凡虛勞而其脈弦緊者，病已劇矣。況在生產而出血過多者，乎急投溫補，唯恐

已遲，苟或昧此，尙欲滋陰，愈無日矣。

小兒

小兒純陽，其脈行疾，一息六七至爲率。遲冷數熱，與大人脈同。但小兒之病，爲乳食所傷者，十居其半。發熱用平胃散，吐瀉用珍珠散，頭痛發熱，恐是外感，用華澄茄散，穀食不化，用丁香丸。泄瀉用金液丹。小兒

較之大人固是行疾，第略差半至一至爲率。若六七至非平脈也。平脈而六七至，則數脈將八至矣。脈至八至非脫而何。

驚風

風木太過令人發搐，又積熱蓄於胃脘，胃氣管閉，亦令卒仆，不知人事，先服碧霞散，吐痰，次進知母黃芩湯，或青餅子、硃砂丸皆可。若脾虛發搐，或吐瀉後發搐，乃慢驚風也。灸中脘三十壯，服薑附湯而愈。小兒驚慢驚猶大人中風之閉證，脫證溫清補瀉審病當而用藥確自無差訛。

斑疹節痘子

小兒斑疹，世皆依錢氏法治之，此不必贅，但黑泡斑及縮陷等證，古今治之，未得其法，以爲火而用涼藥治者，十無一生，蓋此乃汚血逆於皮膚，凝滯不行，久則攻心而死。黃帝正法，用霹靂湯、薑附湯，凡多死之證，但用此法，常有得生者。蓋毒血死於各經，決無復還之理。惟附子健壯，峻走十二經絡，故用此攻之，十中常生八九。於臍下一寸灸五十壯，則十分無事。若以涼藥凝冰其血，致偏身青黑而死，此其過也。世俗凡遇熱證，輒以涼藥投之，熱氣未去，元氣又瀉，此法最不良。余每遇熱證，以知母五錢煎服，熱即退，元氣無損，此乃祕法。錢氏之法，後世兒醫咸遵守之，以五行五色而分五臟之證，以順逆險而爲難易，不治之法，十中或救一二，不若先生之論，闡千古之祕，與爲救逆之神，樞兒醫苟能奉行自然，大枉者少矣。每見世俗一遇逆證，勿論陰陽，輒云火閉石膏黃連大黃用之，不厭人皆信之，至死不悔。近時費氏救偏瑣言一出，庸子輒又奉爲典型，在證藥相合者雖偶活其一，二而陰寒之證，亦以其法治之，冤遭毒害者不知凡幾矣。

午後潮熱

小兒午後潮熱，不屬虛證，乃食傷陽明，必腹痛吐逆。宜用來復丹、寧滄茄散。

吐瀉

小兒吐瀉，因傷食者，用珍珠散；因胃寒者，用薑附湯。吐瀉脈沈細，手足冷者，灸臍下一百五十壯，慢驚吐瀉，灸中腕五十壯。人家肯用薑附小兒亦已幸矣，若灼艾至一百五十壯，以此法勸之，斷乎不允，只索託之空言耳。

面目浮腫

此證由於冷物傷脾，脾虛不能化水穀，致寒飲停於中焦。輕者面目浮腫，重者連陰囊皆腫。服金液丹，輕者五日可愈，重者半月全愈。當飲粳粥半月，硬物忌之。金液丹洵是活命之神藥，但世人不識，在大人尚有許多疑慮，小兒焉肯用哉。

欬嗽

小兒肺寒，欬嗽，用華蓋散。若服涼藥，并止咳藥，更欬者，當服五膈散。若欬嗽面已浮腫者，服平胃散，欬而面赤者，上焦有熱也。知母黃芩湯。欬而面赤，屬上焦實熱者，宜用知母黃芩。若欬甚而面赤，兼嘔涎沫者，則當以溫補氣血為宜。

瀉瀉

冷氣犯胃，故水穀不化，大便溇滑，甚則脫肛者，厚腸散半疏丸主之。

腹脹

冷物傷脾則作脹來復丹全真丹皆可用

痢疾

痢因積滯而成者如聖餅化積而愈暑熱所傷下赤而腫者黃連丸腹痛者當歸芍藥湯寒邪客於

下白者薑附湯桃花丸

水瀉

火熱作瀉珍珠散食積作瀉如聖餅感應丸

胎寒腹痛

臟氣虛則生寒寒甚則腹痛亦有胎中變寒而痛者調硫黃粉五分置乳頭令兒吮之即愈三四歲者服

來復丹

下血

暑中於心傳於小腸故大便下血宜當歸建中湯

牙疳

胃服絡齒榮牙床胃熱則牙縫出血犀角化毒丸主之出局腎虛則牙齒動搖胃虛則牙床滑爛急服救

生丹若齒齲黑急灸關元五十壯，牙齒動搖或有知其腎虛者至牙床滑爛誰不曰胃火上攻散服救生丸并灸關元者鮮矣。

蝮蝨癩

風寒凝於髮際或冷水沐頭小兒頭上生癩麻油調百花散塗之如腦癩初起亦服救生湯。

禿瘡

寒濕客於髮湊浸淫成瘡久之生蟲即於頭上灸五十壯自愈看其初起者即是頭也。

水沫瘡

小兒腿脰間有瘡若以冷水洗之寒氣浸淫遂成大片甚至不能步履先以葱椒薑洗搗乾又以百花散糝之外以膏藥貼之出盡毒水十日全愈。

週身各穴

巨關 在臍上五寸五分

神關 在臍中

氣海 在臍下一寸五分

關元 在臍下三寸

中腕 在臍上四寸

陰交 在臍下一寸

石門 在臍下二寸三分女

天柱 在一堆下兩旁齊肩

肺俞 在三椎旁挾脊各
相去一寸五分

肝俞 在九椎旁挾脊各
相去一寸五分

腎俞 在十四椎下兩旁挾
脊各相去一寸五分

湧泉 在足心
陷中

三里 四穴二在曲池下一寸即手腕下一寸
二在膝下三寸筋骨外大筋內宛宛中

食竇 即命關在中
府下六寸

地倉 一名胃維挾
口吻旁四分

前頂 入髮際四
寸五分

腦空 在腦後入髮
際三寸五分

心俞 在五椎下挾脊各
相去一寸五分

脾俞 在十一椎旁挾脊
各相去一寸五分

腰俞 在二十一
椎下間

承山 在崑崙上一
尺肉間陷中

中府 在乳上三
肋骨中

天突 在結喉下
四寸宛中

上星 在鼻上入
髮際一寸

目窗 當目上入髮
際一寸五分

風府 入髮際
一寸

扁鵲心書卷下終